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五

紀叙

長洲祝允明著

杜慤古易序

門人杜慤以爲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皆爲近之而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己意謂義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亦未立名因重因重出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爻辭孔子十翼以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辭文言爲次亦皆有旨此乃漢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義皇三畫八象爲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周爻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書成

不以示人獨持謁余請序余雖一日長慙治業不尚章句慙質穎力勇一旦發此具有叙例又作辨註圖說以發摛輔翼其書口周易餘毳以成一家言自云入山啖菘幾三十年方得之其勤苦如此亦勤矣大率聖人之言簡而遠裕而周學者隨其所近求之無弗得會之無弗通况易之精深幾微豈庸士能測由孔子後至于唐述者如是其繁雖其書今在無幾其間英玄之流遂詣曠得亦安可誣吾意非無知此者要在鉤發濳隱置畧章句擢玄緼而遺粗迹得意忘象如負苓笑王通之魚兔即康成輔嗣康伯仲達輩

其遐邁顯確如是迺不知乎蓋亦姑从簡便以為無損易之大致云爾且昔人之講重卦命名之說亦多矣慙此本固亦宜存以備後來參訂其廣之勿秘也杜為吳中世儒高隱之家慙為淵孝先生之孫余師僉憲先生之子志夔而行狷篤學力貧不苟諧一人一事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霞外想奇士也

### 西洋朝貢典錄序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

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  
聖作史漢志地粲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  
成於革代之士掇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  
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  
賓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  
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  
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於天池耀皇華於鼇極然  
後章亥舊步載纏滕鞞張騫異種倍收筐匭前後輶  
軒互形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  
遠黃子勉之生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

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  
奔奏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有此作  
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叙  
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每  
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微言言非億剛柔  
錯布譬繁星之麗紫霄網網有條爛璿珠之綴藻冕  
信乎逐南左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  
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  
依稀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千軸豈其  
意役於齋荒醜雜之形而甘似於下喬入幽之見也

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  
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  
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  
夫橫絕英雄徽纆於三塲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  
不若奄尹僂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碌碌珞  
珞如也故去彼取此裹糧躡屨孤蹤千里訪鞮人於  
海澨諏黎老於葭廬閱七龍易七臺而編始成前史  
異今置而弗溷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於西洋特詳  
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  
藝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  
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  
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  
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豔偉功  
愛才猷乘桴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  
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書漢唐秘史後

寧獻王撰漢唐秘史二卷自叙及安王跋言

太祖皇帝觀唐史後胡寅斷辭因命王爲之書大意  
主於戒偏詳於恠亂淮南王母張果輩凡後人所稱  
二代雜恠詭事徵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極鄙

褻若武氏如意君高力士假妻小說之至靡者往看  
裨書猶以爲設託此悉入大筆載述鑿覈又特承  
宸旨而爲其敢以無稽云者勦清之邪蓋王憲纂輯  
奇編閱牘叢萃其邸王浩獵而爲之固易若徒出不  
經之策外人亦能之更不敢爾

約齋閒錄序

約齋先生俞君寬甫吳之鄉校師也秉操貞介守道  
篤學慎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殮飴勤彰  
逐月外視權要若仇聲利若漚黃卷賓主墨訂朱讎  
日與古哲者游蓋皇甫玄宴之流也寄業函文姑應

童蒙之求僅五十年鄉邦之徒先後百數去而化之  
嚮善知耻殆有潛助風教之功焉嘗結同袍爲社以  
相切磨若張雲槎南伯而下凡十餘輩月以朔望一  
人爲主具鷄黍脯脩宴會齋館必有詩篇唱酬雅歌  
高談以畢舒景餘三十霜其樂有王公不能得者已  
而漸以彫落今獨君巋然存爾予自布素交君亦且  
四紀今或二毛相顧襟禮不異曩昔其嗣弁字子容  
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予比持君所爲約齋閒  
錄二十卷示閱屬序蓋君締簡倉箱充飫耳目暇日  
以其胸中千卷摘類爲此皆其平素緒玩有契意處

便爲劄記至是因整比而成之非其學之全也然攬者蠡測亦足以得其鑿裁之高而有勸懲之益矣唐人爲稗虞之冊各徵見聞不事剽襲宋之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竊掠複疊多有可厭君書每少引故典而收拾當代爲多此吾所謂高者書之部類第次亦有微旨觀者當復得之

入爲王 洛溪崔氏族譜序

洛溪崔氏族譜重修於處士雲其孫太學生澂又益續其世捧副見示閱之譜凡十有一世始于五八秀才雲當八世澂之言曰澂聞諸大父大父聞諸族中

之長曰先世揚州人本姓鄭至六七朝奉府君爲宋武臣靖康避地東南僑湖州之長興遂易姓崔其子百九秀恐失本姓因兩存之而徙吳江之洛溪以迄今而姓則竟從朝奉之易澂又稽諸廟主之陷自六世以上皆題崔鄭氏其後乃止曰崔又稽諸舊譜一世祖曰鄭五八秀才其子曰崔鄭六七朝奉則知加崔始于朝奉無疑鄭爲本姓亦無疑今當削崔而還鄭又無疑矣今譜第因舊本而繼書之前無所與變維茲說則非言不章抑凡作者續者之旨皆覲于執事者以詔吾後人允明曰審然則曷爲不正言以明

示之乎激曰慎傳疑也允明曰善哉譜一言以蔽之  
所謂慎而已矣氏姓譜中第一事失今不明後則必  
亂然與斷焉萬分一有誤則固不若傳疑之爲愈也  
庸妄者至冒先他人則傳疑之善子其勿惑抑豈特  
氏姓一端世次慎則昭穆正矣稱號慎則傳遠信矣  
行治慎則功德著矣失身慎則懲蓋生矣行第慎則  
宗支定矣嫡庶察矣疏密彰矣承傳慎則永以弗隳  
矣凡此皆譜之具皆以慎焉則譜之善其至矣若夫  
根柢於親親尊尊合異而同以之崇天常而維有家  
則固必繇此善也以出而作者續者之肯悉萃於茲

矣凡爾後人尚相與鑒諸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甘侯於夏以其國氏至盤爲殷王師周以國封子帶  
或曰姓始此入春秋有德秦有茂羅居丹陽漢有延  
壽吳有寧晉有卓咸昭列世史至戰從許遜學神仙  
圖經言上升逮五季從矩仕南唐左鈐密始自潤遷  
豐城生禎仕武功大夫右軍衛前總管充左平野指  
揮第一部副兵馬使申報本部公事檢校國子祭酒  
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後佐宋祖封豐城縣開國伯生  
宗襲爵生令緒居唐福生茂筠茂筠生熹熹生量量

生靖靖生禮禮生遐遐生宗明宗明生有文有文生  
未堅未堅生景山乃徙蘄生叔杰叔杰生正德正德  
生雨雨生應模應模生文燾文燾生某某生某某生  
廷震廷震生仕英仕英生倣倣生瑩瑩生澤仕吳縣  
儒學訓導所受世系獨宣德間應模墓爲人發纔得  
文燾所著碑陰誌稱禎一世祖應模當十六世弘治  
丁巳澤遷太倉州儒學學正一日與同寅臨川鄒君  
元潔語及家世鄒君曰予內氏即豐城之甘也澤曰  
嗟豈是哉鄒君固好義者立邀舅氏希聖挾譜以來  
公對誌譜果昭合而向之闕者以續世次不爽且圖

傳登載詳甚澤捧讀驩愕以爲自天而下乃悉授允  
明乞訂輯之乃爲統併植本而剖剔枝條造爲蘄州  
派定譜如左凡譜揭圖於首表綱也傳次之疏目也  
誥誌次之備事也舊序述又次之廣稽也他支尾焉  
周遠也傳則否畧也禎載豐城譜明甚而誌作積蓋  
時族人爭掩穴苟遽傳錄而外或塗沙迷漫文畫亥  
豕乃類積未可知也誌謂未堅爲十一世今自禎數  
之當爲十二蓋其誤亦猶禎積一端之類而此從譜  
追始於從矩則實乃十三世而應模乃十七世爲真  
也誌言正德生雨雨生應模而譜作正德生百七百



七生慶孫繼百七爲兩行無疑而慶孫繼孰爲應模亦未可知也又譜書允堅誌作永譜書叔杰誌作傑此則未允訛於聲相近杰即傑異文也凡此詳說之而傳疑不決焉慎也若夫譜之隱而顯而離而合則皆天也天者理也莫之爲而爲若不與於理而輔彝教長孝仁一家之私而大化回合若有意焉實理之自然也於乎莫之爲也而契諸理且曰天意也當承之矧上帝初降我衷孝仁彝教之根柢其理質核而付昇執持之綿固終吾生不可一日違焉以承天意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作譜序而不以卷對

###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海內林氏皆出黃帝而相比于上下數百年今無盛於閩之莆矣允明嘗從今南臺中丞公待用繡察世籙本柢條枚乘載甚詳密蓋自銅盤銘丘汗竹演派景龍氏族表元和姓纂名士傳人物志溫彥博李習之等碑述三仁建德九牧流慶煌熾昌蔓噫其盛矣公又示歷世繪象昉於睦州繼以九牧以底于公系二十輩爲之列贊目曰世德俾作叙系自或者以程叔子疑繆於一髮之論徃徃後此夫獨靈木角靡矣彼鑄金懷忠雕木廣孝君子不廢至于麒麟雲臺凌

烟之作驅逐旁求之華塵吾獨不得以是比於裳衣  
宗器之萬一歟故曰君子不廢也意者君子之所以  
孝也則因而進之其骨幹忠孝膚肉遺則血脈典秩  
毛髮文華而秉執精神含蓄元氣以致象賢保遺之  
力來晁雲仍後世萬子孫無替也則圖也者直羹墻  
乎哉中丞公禎符當世其出處如睦州勁節如邵州  
文業如江陵餘並無忝於乎其坐食於是也久矣夫  
予敢集詩以謂公以至其後人蓋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維嘉靖三年春江陰習里夏氏再輯族譜成請其友  
長洲祝氏叙記之於戲善夫夏之爲斯譜也其文獻  
之咸而展者歟昔先王懼斯人之淆其生類而禽也  
薄所厚厚所薄用弗戚戚䟽䟽而顛也懷膝室宮遂  
必至於塗陌而草木也於是乎有宗法之建以尊其  
祖以敬其宗以繫鞏其條枚以長其仁愛忠敬之心  
而成其孝慈友睦之行以迪于皇彝民系用久而繩  
聖澤涸王章僨而世政苟宗事斁焉宗法廢而譜謀  
起自魏晉以至隋唐凡厥士庶姓氏族望官有簿狀  
家有譜系簿狀定選舉譜系別婚姻立局署置圖籍

郎令史掌之中正功曹據之於是乎民無弗譜之族  
而又公有知撰之士私有輯述之儒若王僧孺徐勉  
何承天高士廉柳冲路淳韋述柳芳張九齡林寶之  
徒百家百官譜姓苑官氏志氏族志姓系錄開元永  
泰衣冠諸譜韻畧姓纂姓解之類篇卷詳博荐振斯  
道爰及其後國萃民散棄而弗庸迫於歐陽脩氏用  
其畧以表唐之君相仍自作其家書蘇洵亦創爲之  
其規小異近世大夫士或作或否作者惟放二家而  
爲之非先王之制亦先王之意也是故先王之於人  
也聯其散以堅其合後世任其一而趨於分至於今

之所作則亦畧隨近體而存其意云爾矣然猶有不  
爲者非先王之所糾以自棄於皇彝之外者乎若夫  
爲之則美矣柰何好聲夸俗熾乎其曾懷乃且文瞽  
實私尚公僞滅誠以欺其仁愛忠敬之始志於是乎  
簡編具而心行違其尤至乎搜華祖異以易背其先  
始以廣孝而不孝是終又將焉用譜爲以余之見觀  
今之俗愚賤不爲已富不穀不爲已富穀而爲則多  
踐於夸以僞庸弗悼與蓋夏氏於是乎免矣夏寔聖  
後莫非文命之流而譜弗援焉乃始乎竦而弗諱遷  
焉風聲麗於王言行詛燦於文苑天叙有停典禮攸

行不亦善乎斯文也始作於處士雪洲顧繼修於雲溪蒙茲乃再輯於太學諒帥其父易軒順之教而為之書既善矣繇文以稽物仁愛忠敬之心茂焉慈孝睦婣之行昇焉冠昏時禮重其世也生養沒藏備其孝也齋祭時思追其遠也義倉苞篚博其惠也詩書瑟琴章其教也俎豆宴享浹其黨也笏綬夙夜移其忠也無墻聞蟪無牝晨蠹無色博鼠中牂外止型下前槩後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化鄉可以達天下故君子曰夏氏之斯譜也善夫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乎信斯言也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矣

跋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真蹟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焦季直表示予察驗真偽將集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綿闊已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子雲鴻為予中表姊夫更諏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為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真蹟希世之寶也然後眾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秘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為右軍書嘉興人以重賈購去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然固亦跋定武蘭亭

聞為定武刻謂必神彩英豔發閱乃木木如大不然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二郡名字此無之而名賢標記來自甚明真當為世寶今藏吾黨良惠沈氏屢觀敬記

其不始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上柱國瑯琊縣開國男臣王方慶進

宋太宗刻閣帖皆當時善書者摹真蹟故唐臨不入雕鏤數百年來猶在人間然亦不完矣描貌之手為

冉閔具體上也有若之似亞也後來多陽虎耳華公藏之真是絕寶予曰幸哉今日得從公見冉閔

跋藏真千文

藏真書向獨見婦翁太僕李公所藏一帖耳今復觀此蓋方岳顧君所藏玩之不足謹志歲月以自幸耳辛酉二月望日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

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闕珍貴之至故  
謀及琢磨而况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  
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  
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  
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  
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  
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  
二寸長四尺竒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楔叙一本在

故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爲真蹟而今亡矣此外雖  
贗本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繙榻其中不勝  
褰裳濡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  
多似而多遺恨者後有鼉補之跋却是真手筆辭氣  
筆勢皆極超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  
因書云爾予見鼉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  
此也

跋東坡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塲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  
入塲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

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喻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豪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之於國而空其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

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輕車家前後具完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爲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邪麝煤鼠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跋米九帖後又書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云天  
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寂  
後者又繞書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  
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岳之謂又知嘗有  
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世蘇東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

跋蘇滄浪草

蘇氏父子兄弟以文學鳴汴都盛時傳家筆劄擅聲翰府子美尤稱獨步贊者謂花發上林丹滉淮水其既遭一網之打殘章碎簡留蹟極寡後朝廷重購於其家家裏數簡上之皆才翁筆也朝廷不知其家亦不知也此帖董良史氏所藏今存中丞陸君家允明

在南京中丞出示撫玩竟日平生昉見之耳意謂根本大令而得於張長史爲多第前人未嘗論如此如其鋒穎秀削清勁動盪則花月二語亦頗得之

跋米榻蘭亭

楔叙真本自溫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榻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爲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



相爲流通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  
輪聖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季只看魯男子

跋文潞公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  
帖國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置意亦時有唐人  
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練少年  
不如貫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跋華光祿藏宋代遺墨

右宋代遺墨十有三人思陵二米南宮二歐陽文忠  
公韓康公張魏公山谷老人林和靖陳簡齋張樗寮

朱文公岳侍郎珂陳叅政自強各一而秦檜以當時  
人元夔子山柯敬仲蘇昌齡倪元鎮以題識皆附之  
通十八紙 國朝李布政昌祺詳系卷尾今爲光祿  
華公汝德所藏高宗所書是李詩米是王畧帖贊中  
語及太宗御書贊餘皆劄啓忠定與趙忠簡簡齋與  
向薌林餘皆一時僚友姻眷或衲子輩大抵謁謝報  
荅日常事然如歐林黃朱上不諂下不瀆自然可慕  
張岳雖徇時儀尚多忠實魏公簡齋專談國事簡齋  
間及時政魏公憂其君之目疾喜椿錢之多入勸忠  
簡以戎務責成於已而專養氣以伺之其忠亮皦然

特殊簡齋報薌林以廟堂用其名而召曹成昇薌林  
宮祠又報李忠定帥湖南且云李在福州已令分韓  
世忠一軍便由汀州去朝旨甚嚴必已就道亦喜辭  
也諸人以書名者如米黃張三氏人多見之此帖黃  
當是盛年書然云失牛兒牛兒是知命子知命已先  
亡歲月亦可考今未遑爾昌祺云米詩不類其書余  
審察實是但淺目不識夔倪所稱辨右軍之說是跋  
王畧語也又太宗作真宗亦誤樗寮數筆特豐潤茂  
密輕重得所卓異他日書他如六一則莊安寬博晦  
翁則真率簡古林處士岳倦翁類歐公而林稍馳騁

岳尤矜持猶存翰墨家法子華任意而已德遠去非  
自強皆晚宋一種字陳稍藻飾忠定轉柔弱蓋功不  
暇也秦老想亦效米而不勝塞襦之態大率觀古人  
手劄可以四科求之言語文學一覽先得或諮官業  
謀家務可以知政事理致短長意度寬猛大小可以  
觀德行今求之斯卷其具者亦多矣獨茲檜厠之多  
欲削去余語光祿曰勿削此它山之石也

跋蘇文忠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廷平  
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荅小事外獻蠟帖極言

蠓之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蘇鈞秀才帖言歛研發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它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蠓秘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何其閎博大人至如此帖在朱子儋所後一紙爲叔黨題郭熙平遠三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

跋米書天馬賦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氏步入狂狷允故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人邪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

跋宋人聚帖

右宋人遺墨聚爲一冊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予姻沈潤卿家其人爲蘇文忠公王荆公米南宮

趙王孫令時呂吉甫蔡脩王巖叟范文穆公韓侂胄  
蔣宣卿外名無咎一覲一克家一而不氏想是鼂補  
之孫仲益梁叔子又名光一衡一正夫一未詳其人  
前兩人或是溫公與葉夢錫未可知又某鄉一某一  
結字草異不可辨大帥皆自仁宗至寧宗時人也以  
君子小人雜列故署題不稱賢所書雖皆尋常與人  
諷報事情小簡札自高賢名家外其他小有才者詞  
義字體之間亦往往可觀視後世羣輩不獨德不勝  
才而并亡之者又不侔矣此亦係時運之歎然而薰  
蕕之臭果孰得而亂諸千載而下覽者猶惡其共噐

且猶累善類之稱題也人心之嚴竟如何哉則其在  
當時凡爲彰輝旌別于朝野者其心即今日無少異  
抑又何患乎天理之有泯時哉然彼且得以其藝文  
之末而附廁珠玉之側以竊壽於人間世則後之論  
者或曰質而巴矣而何以文爲者又如何哉此聖人  
之教必曰文行忠信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所以本末了然嗚呼斯其歷萬世而無弊也夫

跋山谷書李詩

雙井之學大抵以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  
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形貌若

懸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  
有若據孔子比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  
之師素者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狂惡又是優孟為  
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惑楚豎子耳亦獨何  
哉可恨可恨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書故是平生神  
品尚古光祿藏護過於至寶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  
矣

題米老著色桃花障子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閭門姜氏壁間縣桃花圖一  
軸漫即視之見其絹極縝細卻看其筆正作樹一本

上發花葉茂密丹粉傅染瑩然妍爛氣勢盎鬱甚異  
之徐見下左角一印察之方董二寸作繆篆其文曰  
楚國米黻始知為公之筆更締玩之益悟其妙以語  
主人亦始知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  
亡便從其家索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臆其筆法以  
世不多見其畫漫志云爾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右門狀二紙請支米呈一紙皆王大本存彙予嘗觀  
王氏世譜大本字立之官終朝請郎浙西安撫叅議  
今按此狀前紙與米呈具銜同獨辭判府狀易奉議

作承議耳宋制階官承議在奉議之上蓋前狀淳熙三年六月所爲後紙則九月也以是知大本轉階在六月九月之間當時遷轉之制四年一轉以是知大本前任蓋已四年無出身人逐資轉有則超資至奉議則並逐資是未知大本出身何如也米呈無年號然稱乾道九年職田米則應是淳熙元年初紹興間舉行元祐之法階分左右史謂淳熙初宗室善俊請去左右字從之觀此則善俊之言當在春夏大抵古人遺墨類可以參稽國政家事凡此數端皆小節無庸深論然亦可以補家乘之一缺故先世遺墨之當重不特以手澤之繫孝思然也承議九世孫觀請余題其故因識此觀又謂米呈後銜書不完想以此不發此恐別自有故亦不必求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鑿內豎至輿櫬伺戮疑其所言必囁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

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  
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  
言皆神度淵澄直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  
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  
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  
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  
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  
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  
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  
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卷第二十五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六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敕

長洲祝允明著

宋藝祖得天下雖不以兵車要爲英武之君也至於  
端王以浪子而失之於前康王以昏懦而不能全復  
之於後二君之文藝皆有可觀獨無爲國之才耳丹  
青翰墨藝祖豈有是哉而天下得失之效乃爾何哉  
二君明其小藝祖明其大也此紹興與岳少保手敕  
中間付屬之重處分之切期望之深非愚者所能然  
檜讒而岳死於前敕猶兩人由其明小故反而大闇

焉回視厥祖所以用曹彬趙普與斥雷德驤之事其  
得失粲然矣敕爲光祿華公汝德藏不獨與君子之  
歎其亦君人者之永鑒乎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由三代而後先君蒙塵失國而繼體者中興則其賢  
不肖率由以分然究其理道是不可以成敗論蓋縣  
乎其智勇矣昔人有言項籍臨死歸恨天亡耀射殺  
追以示非戰罪斯羽繆也彼以攻戰爲取天下之務  
不知善戰者乃將帥事取天下在仁智仁來遠人智  
收英傑羽不知也斯言政可以爲若喻蓋創業以仁

智中興以智勇校然矣由三代而後試舉數世以參  
伍之蓋如元始毒建安禪懷愍執天寶犇以至於徽  
欽之狩者彼昭烈元帝卒不全復版章肅宗幸復而  
有間然唯光武爲能盡道究而論之則智勇深淺有  
亡之閒而已矣智非鉤箝陰謀勇非戰克攻取自其  
秉不共戴天之大義以爲智之根本而至於擇相簡  
將相時審勢知幾決策燭姦破詐察君子小人之分  
嚴理欲界至之辨皆智也自夫厲卧薪味膽之苦志  
以爲勇之根本而至夫訓武練兵信賞必罰任賢去  
邪不爲勢回利疚皆勇也視權謀攻戰而大者也是



道也得之完者其效亦完而譽騰亦久漢世祖是也  
得之而未完效亦視之而譽亦視之昭烈元帝肅宗  
是也若建炎之人品其去光武遠矣校諸蜀晉與唐  
疑可伯仲而實不及焉何也智之大者不及也昭烈  
之任孔明晉元之任茂弘肅宗之任長源則可謂不  
貳者矣凡其武功之耆繇廟謨之定廟謨之定智勇  
是也其有偏全之間者則所謂成敗之天而其後來  
之得失又係乎既平之後之敬怠此別一理也若高  
宗者則異矣其君臣之間日夕之所論議未始不以  
中興為辭蓋不勝其紛厖錯雜前三君之時不聞費

冗若是也而效卒不逮焉豈非智勇之大者未聞乎  
智勇之大者蓋如彼而高宗昧焉宜夫顛之倒之自  
壞以資寇而委其事於豐敗大耻終其身與子孫數  
世而莫之贖也亦可痛哉岳檜之不同立誰不知之  
談者迄于今不二而反復其故職由諸此有國與家  
者宜不是鑿哉而儒生斷史案亦可以旁證互佐而  
得其情矣武穆受建炎手救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  
一紙壽春帖不知何一好事者鏡之石正足以重鵬  
舉之忠冤悼九哥之昏風吾姻氏沈潤卿治地得之  
以表于時諸文章家題述已富予綴此論相參焉

跋宋賜江賓王進士出身敕

句曲江秀才永年爲宋進士賓王十三世孫持賓王所被敕及同年小錄示予賓王紹興十八年登第注授左迪功郎揚州泰興主簿官終翰林編脩江氏胄蕃且華望其邑然賓王行業閱履他無考見其詳尋縣志無傳志近時所爲極蕪陋不足觀即問之永年亦曰歷世藏先遺物甚多三厄於火遂失十八九所知者如熙寧九年進士適道紹興十二年進士漢建炎三年鄉貢進士通道至大二年鄉貢進士鎮國初處士東<sub>山</sub>與賓王畧著於志而凡公牒傳誌金石

之屬具守數百年而一旦亡之又傳兵戈時失之溝瀆惟此敕錄并他房所留世系圖巨軸在爾即錄亦已焚其一後造室於舊壁中得之蓋當時有二本一手傳於外一寘壁乃知昔人藏保之圖亦已周謹然非易墻亦亡耳宋人敕告傳于今甚多敕中語無必論嘗謂前代命官必有詞至卑遠若降謫亦然雖似過文然上下間情文固宜頗近俞拂之風本朝極簡重雖高位重寄若非綸綍之被不過佩片紙往蒞事行即上之使有豐德茂勲而非私家傳誌之播則一時後輩亦徃徃不諦其踐履况後世乎此亦事之

宜討論者也雖然士果志乎建德植業而樹聲亦固  
不以此就如賓王令聞之存亦不緊斯一卷也永年  
好學善文其耀世華祖者已自立行當褻然此固其  
弓玉亦紳盤也與

跋趙子昂書文賦

觀古人文可得書法觀書可得文法此具目者之能  
事也此卷所具亦多矣

跋趙書團扇賦

子昂書團扇賦近來頓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  
妙麗所謂不能贊一辭

跋趙書韓詩

韓公山石句浩爛豪擅非細軟筆墨能發之而學士  
此筆亦復襟宇跌宕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  
譬如聖后封岳省方德容正大琚琮和博擯相明習  
儀履安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  
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沒後與住商評欲修  
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  
當時本老答語何以寫其憂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

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永定通  
作一卷今歸黃輕車間以相示余謂三士咸從菩薩  
地來所謂應以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  
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  
在之時予乃爲勘破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  
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  
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所按與之諧  
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

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婆娑也吾惜楊玉環受  
誣已久漫因錢吳興爲一舉未滅之手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舊人筆雖有高下必走法度中其下者凡耳今人縱  
佳者多以脫畧法度自爲高沈畦滅徑指作意外境  
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此段不知何舊人作

跋石勒問法圖

右石勒問法於佛圖澄圖一段元人遺製也自騰蘭  
來法輪通流東華無礙時諸比丘亦接現神通而十  
六國紛亂之際最盛姑以西來者言之如鳩摩羅什

佛陀邪舍竺佛念之在姚秦菩提達磨之在拓跋魏  
曇無讖之在沮渠涼菩提流支之在元魏求那跋陀  
羅之在劉宋等或以禪定或以呪術或以翻譯隨機  
應緣未可悉稱如帛公之在石趙尤神也當時夷狄  
之君類皆僞慢頑凶在十不善業中爲生活而徃徃  
崇事此數公者世恒謂神者莫盛於寶誌崇者莫盛  
於蕭武而禍身敗國亦莫甚焉則其餘可知矣不不  
然也釋伽文自以逃儲棄國而得道者其道成後謂  
其力可以利物福世猶之拾芥而不以爲能事也故  
從之者寧問以無生之法奉持恭敬唯恐不得一聞

而謂家國之濁惡非其所與非惟不問而且懼其以  
此舍我也其於此猶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吾儒  
之教自身而家國天下本末周具爲法判然而不相  
謀以正邪是非決之則有說矣而此則其勢猶參贊  
位育莫非本具而唯以用行舍藏爲至義蓋視人而  
行已不以具而不遂者爲累其勢然也延陵相國捧  
揭日月著蔡四海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予也亦  
不佞佛亦不逃儒因其教而陳其事云爾矣唐子無  
心應世之語畧見大致予也復一鼓喙亦聊以游戲  
三昧繪筆工能好事博雅者珍收之此嗣昭之美也

無勞于煩辭

題元人寫崔鶯鶯真

崔娘鶯鶯真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予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膠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畧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似微傷肥耳陶南村說曾於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歟盛君之臨本歟或好事者重畚盛本抑因陶說而想像之以暗中摸索而爲之者歟旣識茂而游藝之隙漫書以記吾曾云耳噫尤物移人在微之猶不能當予之德

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顏之感姑未暇引爾歸丹青也

跋元末諸人帖

由元末入國初一時文學無盛於浙西此皆遺陳秩維寅如倪瓚元鎮王蒙叔明謝應芳子蘭楊基孟載張羽來儀虞堪勝伯陳植叔方郊韶丸成王行止仲其著者他不啻十倍群材茂發蒙古旣不能有零落蔓草或幸顯于天朝未之盡也卷藏尚古覽之旣多室蘭之美亦饒黃楊之歎耳

跋太宰王先生藏饒參政書罪言後

柱舍人以當時措置下術失山東巨鎮作罪言信善  
論大事者邪饒參政以高才受藩寄與僭據者居其  
時又不若唐季其亦有牧之之隱憂乎然又不敢有  
所論述因寓懷於揮寫間是固非漫浪爲之者矣太  
宰太原公取而珍玩之蓋特重其書耳其事其文皆  
非今日所取者噫是亦公錄善庸藝之餘旨歟

由水二研志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允明獲從觀焉其一形中規  
有柄可提銘以璧海而系之辭魏文靖公遺也一正  
圓若鏡山人耕土得之以呈公而公自銘者也二石

皆良材固當甲品然而材之良不止是獨是著焉以  
其屬之公也即公之蓄因亦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公  
嘗取而表之也天下之物之良而繫乎取而表之斯  
著焉者亦多矣乎夫流發磅礴而異厥鍾者天之氣  
也疑合以成質粹雜高下不可以遷者地之宜也隨  
其稟以效用過則敗嗇之而不究者物之材也求之  
乃獲表之乃貴利器以善事者人之術也天下之撰  
則皆若是也矣而豈惟二研然哉於是亦有以察公  
之蒞斯世也夫研之遇取而表也以放之則山龍一  
人以卷之則袞撻百王此其不負公者如以辭而已

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  
以生研而屬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云

跋元末 國初人帖

元至 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冊數人華光祿藏今試  
因所聚取其尤者為評曰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  
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  
舞豪鷲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疊甍層城不勝沈  
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祠雖  
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別韻楊維禎如華譯  
夷語自墮侏儻陳璧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

初筵百彞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畸叟學術淵邃吐露奇傑惜不見其至文士輩傳述  
仰重固知其不沒沒竟獨從其醫理之籍推測云爾  
滄洲武將軍家藏得其華山圖子凡數十段詩文數  
百首首尾爛然整完發卷便携人到異境詩句巉宥  
模象深古叙記脫邁人間世藝事有如此者俊哉近  
代當有幾何許西岳雄詭精神與人蹤迹言語間相  
警發者韓公杜老潘子陳先生后乃始得叟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祖宗崇文教詞林鉅公黼黻 皇度者後先照躋至  
宣英間而極盛大理先生之翰墨外大父武功公  
之文章皆一時獨步也然作者能事類多兼之徐之  
書沈之辭又稱盡美此卷所具蓋其勢若勅敵而其  
妙若合璧者矣吾友顧啓衷寶愛甚至其得之固多  
矣抑今日文化彌盛君之志其將兼而有之以續國  
華於無窮者歟

跋俞陳二先生遺藁

吳故稱多材蓋不特以一藝云然醇德雅操篤行善  
政每多兼之至於文學其一也有如都昌五經二先  
生一時師友倡和嗜其盛矣今鄉後進多知其學耳  
若二先生之德之操之行與都昌之政則皆兼而有  
之謂之君子儒可也謂之卓行可也謂之循吏可也  
而豈一材之云乎若夫文章之間慎守桀夔有德之  
言則既知之矣而何足以盡之因閱子容所藏二先  
生遺文輒系云爾

記錢長史答鄒處士書事

初洪武間錫山鄒處士伯陽有昆季五人曰某某伯  
陽惇同氣畧其堂曰聚玉取庾氏金昆玉季語也伯  
陽廣交納滕尚書用字為作篆書刻枋間而同邑錢

長史仲益時爲太常博士伯陽以文記屬之太常報書云吾長官少卿高公士敏及侍講方公希直方操今日文印且不苟作其言能重輕人非其筆也無足以崇茲堂者既爲請之高公業已許矣須其成也則更求諸翰苑史館國監諸詞真詩之而王紀善尹實篆題王舍人孟端爲圖庶乎可也錢語如此第不審當時竟就緒否或得而復失之否伯陽既往三傳以至今時用時用失親蚤於時故堂之存者惟業業家東偏空壁幾堵耳子孫亦惟知家有聚玉堂而已文紀之徵漠如也他日時用偶語諸人乃得滕扁於一

鄰家已而衰他故劄又得錢之報章三數紙其間道堂名事者屢屢大率如前所云時用近鼎構家舍咸請予爲題名而以故扁示屬幕而大之以特揭於一堂復倩述錢書以見當時事勢爲曉後來乃爲備紀復系之曰友于之重文章之重友道之重茲堂所繫信善矣以今百年上下隱顯之間而言之吾固善乎昔人之振當時也吾又善乎昔人之望後人也吾既善乎今人之承昔人也吾又善乎今人之望後人也若夫後人之於今人也吾又未知其善之何如也時用悠悠吾能引之引之於言者如斯而已矣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先公舉正統己未進士其年僅百人其後以德操材畧政業文學顯耀朝野登列史籍者蓋不可勝紀始以文學言如侍御毘陵成公始終尚書文通華亭錢公溥文僖錢唐倪公謙都憲錫山楊公璿大參崑山張公和修撰吳邑施公槃尚書餘杭鄒公幹都憲三山林公聰尚書關西楊公鼎大尹吳江莫公震與先公皆倡和賡載美哉泯泯乎鳴于遠也侍御文通先公尤以雅道自負交裁互贊推許不易文通謂先公古選尤傑稱為祝選先公所稱諸公者各有在其於

侍御甚至也允明兒時習聞之後來所見諸家集亦多獨未得侍御也比道平原侍御諸孫尚書及官屬都水君周始以紀行編見惠歸舟亟誦之一月三千里至家未嘗一日廢甚矣公之能言也蓋其中誠抱氣操勤勞國家寢食子美又所歷秦隴湘桂迹亦躅杜肺腸耳目皆出沒開元天寶間故其言與合者居然妙契與強捧心顰眉者殊當不長留天地間邪然又意公不顯在是唐英之語蓋博叅焉故其他多與杜異而竟不嘗違唐又與後來媚宋者不同科卞和知之不必為彼談也集有聶臨川大年叙道此意而

未盡小子喜遂昔望因題其後云爾正德辛未通家  
見長洲祝允明題

朱氏家藏手劄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鈍菴先生雲間朱公沒後諸子咸  
紹世業起科第躋膺仕游太學繩繩不匱間取公存  
時所得交游寅宋諸公手墨彙裝爲卷比太學君以  
其一示允明題曰見似羨墻允明閱之皆簡牘也其  
間如文安劉公主靜中丞楊公叔璣太守張公汝弼  
輩及先叅政公皆宿德鉅公餘亦一時名流凡數十  
通類多手翰太學命允明序之允明竊多感焉諸札

固皆訊答一時情事非命題創意之製而詞情諄確  
視其他泛泛貢諛者不同間或有及於君臣夫婦之  
典者讀之可見輔仁隆禮友道藹然亦可以爲衆勸  
而非獨其後人之宜重也蓋公以名進士起家爲侍  
御史乃遷西臬所蒞聲績激然風裁澄耀又以其緒  
餘發於文藝春容詞林滌去俗吏之塵故所與者無  
非文章政事勝流而與中丞及先公契結特厚餘光  
逸響輝映三晉及乎恩賜養老優游淞泖康享上壽  
以終而遺澤所需爰及諸君蔚然繼起觀斯卷之題  
旨亦可以占一斑矣太學之孝秀端不可揜而其榮

達方始所以顯公者尤未可涯也至於餘風所激以  
迨小子則祇益感愧而得師思齊之力抑又多矣命  
不可辭漫書以復且以祝其後此者益勿替引之云  
爾

跋雪夜聯句

徵雪事於文如梁園之賦於武如蔡州之捷偉然者  
也宋人之詠至詒時宰合關之嫌雪繫時事有如此  
其言可窺人又如此至吾中丞公與吾內外二祖武  
功參政諸公所賦長句詞華情致又極一時之偉矣  
迨卒章曰望已慰三農功尚脩六府喜愛國憂民二  
言盡之此兼將相事也時諸公皆在休散獨中丞方  
受國寄將建方叔之勲宜斯言之出於公也後數十  
年爲正德己巳端午日中丞孫勲示觀敬記

跋諸田藏賀氏帖

公宣名振父也美之名甫子也此爲吳中賀氏二儒  
此帖與江陰諸田皆尋常還往雜事然其詞氣懇實  
則爲厚往復諄益則爲勤豪楮廉約則爲儉厚與儉  
勤皆人所可法也

題馬刑曹畫草石後

清癡君赴地下修文之代僕常墮騷壇落星之淚今

日見此遺墨高木荆棘忽已移君土饅頭上轉為酸鼻

跋亡友劉嘉緒秀才手帖

協中赴長吉之召久矣僕常哭東南死卻靈氣今日在孫氏又復酸鼻見此遺玉

書文選呂大夫祖邦夔詩卷後

詩有以時異者繇漢魏迄今代自不同唐一朝且四三變焉有以地異者周太師歌列國風延州子能辨之今之能言者多矣天官大夫呂公夔獨不逐時地雷然同也其能言之尤與所謂豪傑也已此數卷中

咄咄劇唐賢之壘而奪其氣可窺者或夷澹為川或木強為昌黎或雄擅為杜陵其合處往往亂之

寫各體書與顧司勳後系

僕學書苦無積累功所幸獨蒙先人之教自髫髻以來絕不令學近時人書目所接皆晉唐帖也然不肖頑懶畧無十日力今效諸家裁製皆臨書以意搆之爾知者乃或妄許為能書殊用愧恨而已此在建康為顧司勳所強黃庭蘭亭急就章草二王歐顏蘇黃米趙追逐錯雜時迫歸程無暇豫之興又乏佳筆只饒得孺子態耳欲且捲去司勳臨之勢有不可姑記

日月爾後倘有餘力期書一二來幸肯換之

跋爲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外祖武功公爲此遊此詞時允明以垂髫在側於斯  
僅五十年矣當時縉紳之盛合并之契談論之雅游  
衍之適五十年中予所接遇皆不復見有相似者真  
可浩歎獨此詞士口盛傳風趣常新又可喜耳會閒  
舟作圖倩書其顛因系此感如閒舟瀟散得此一段  
情味於辭墨間蓋自有甚樂者又閒舟守道簡古其  
所得復有在此外鄉郡美風前後輩綴旒亦當有在  
閒舟耳

戴進畫菊贊

有明畫家推錢唐戴生筆墨淋漓以雄老特名少作  
花草紅翠媚榮忽復見此藏之毛卿丹黃交加與石  
爭廉稜奇哉秀哉亦如今妍寫治宋廣平我思菊黨  
陶冷陸野故是鐵石朋戴史得其顏毛子同其情也  
哉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藏復吉九華山歌

九華之勝余與復吉父好同好而未見恨亦同余數  
往來池陽阻俗而止饒恨矣汝愚寢食其中又廣之  
於吳吳山水不多避舍汝愚蕪得之又得復吉父瓊

致盈懷何汝愚得之已富余二人之劣耶系之曰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汝愚者斯可矣汝愚秀而敏華而雅吾得多於見九華矣

書相人金生卷後

金生以相人鳴久一日以書介走堂下延之閱書已進數大軸復閱之皆一時名貴所贈言侈其富而重其重於人也坐定生請說相事乃止之非以矯異大帥子亦素多學鄙事惟二三事不甚着意最不喜者宅墓相亦不着意事也生既去旦旦謁問之亦欲子言曰不得不已一得即往耳問所如曰將浮海遊朱

崖亟回更欲北走都西走陝臨諸邊塞廣聞見予固不自靳言然而以術則生已鳴一世以人則觀諸公之言亦得之矣故言無足重生將不言又拂其意漫墨卷尾凡生術既可重人又可重由是更莫有少生者予獨重其趣耳迹已半天下而猶飄飄然不自縈縛何壯歟何奇歟予行歸吳異時生或能來當別有相與言者非今日之所能盡也

為徐博士草書題卷後

右為邑博徐君書磬紙不納墨益乏神彩畧存大勢耳然無乃醜面嫌脂粉乎



題草書後

予舊草書不甚慕山谷比入廣諸書帖皆不挈獨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畧不曾舉筆効之也昨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輒謂近之亦大可笑也此為抑菴寫寫過自視殊不佳然而抑菴亦且以為好也知如之何時為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官舟雨中

題草書後

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習中要說話句句無不好筆墨幾曾知閉眼一任掃

倒語米大畧近褚河南耳學者只當從逸少他皆可自致之

題草書後

來索書者動粘數幅欲誇人為多得遙望興殘臨几手怒安得而佳及此卷趣高而筆偶乏即用二文羊氈落墨為之乙酉年九月六十六歲書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循州無筆判案牘者江人販鬻殆不能勝山谷三錢雞毛管王宗顏請書幸有一蘇毫亦下品也不得已用之宗顏喜學書尤喜趙體因戲効漫揮唐風數篇

還之余不專師趙素無三日積功聊以慰其意耳平  
日東鄰一旦欲似西家施豈能之哉

### 送楊松泉序

松泉鯁介不苟言笑又慷慨雅暢嘯歌超適至救人  
過失侃侃法語不顧忌是為令人以與之周旋則益  
友也余交最少而東西南北間之是故合懽鮮離憶  
多茲同旅南海濱乃款密甚勤亦足以償所恨矣及  
同行又贈之言夫方舟殆當兩月且夜趣鄰笑晤又  
烏復假此予恐一抵故園更會稀矣故謀及言亦以  
自為也何則蓋予最多過別君則箴規薄已從誰而

昌乎所以拳拳無舍君寧煩其辭存草時亦自展  
省若對面也一札既呈雙槩遂舞夫借行而有餞言  
亦古今所未有者新格也

### 送進士秦君詩序

弘治八年天官侍郎延陵公丁太夫人哀來歸 帝  
遣進士台州秦君從簡來治葬明年事竣去公猶子  
奕合群從以及鄉諸詩人為詩送之蓋公於進士君  
意有勞謝而禮不得以言奕等得言而不盡諸人士  
得盡言之於是可以觀禮可以觀詩可以觀貴族之  
教交黨之助矣至其所自則非進士君之有重也者

有是也乎是重可以觀使華之皇皇矣僕勉將附詞  
而命其意無越於諸君也乃止而獨爲序其事實云  
爾

送梁道夫序

別之事不一而爲情殊有可重有可壯有可悅有可  
竒有可戚後人一於戚非也大率別以倫典則宜重  
以遠遊宜壯以清晏宜悅以觴歌宜竒戚者出乎四  
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言南海梁君道夫之尊人  
推守於浙之嚴郡君來省之道出吳門未幾去吳士  
之辱君傾蓋班荆者同餞諸金閭之外爲詩遺之而

託序序嘻君之此行英山秀水登臨數千里足目雙  
飽時覓同襟弔古獵幽開口論天下事高歌起舞歸  
力於上茲又轉而之他其於別之勝蓋盡得之無不  
足者吾儕於是而重之而壯之而悅之而竒之皆宜  
矣其不能無戚戚者情耳何足言雖然君知之乎四  
者皆宜而最重者以寧親寧親之外更有重者在乎  
挾治安策請纓扣闥謁 帝承明之廬而霈其抱耳  
如是也尚何有於一解手耿耿乎哉長風甚利劍光  
燁然君請往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七

紀叙

長洲祝允明著

奉餞大方伯方公朝 觀序

皇帝十有二載春月正元日受觀禮天下方伯十有  
 三牧帥郡公邑尹厥屬千官入 闕下廣東大方伯  
 方公先半載戒行寅屬交從得以禮通者帥致寅餞  
 則有言公謂小子允明亦能言與小子惟古者言不  
 以上下唯其賢則言今小子愚不敢以道知小子不  
 肖不敢以告賢小子卑不敢以瀆尊小子賤不敢以  
 煩貴小子不敢公意未俞乃敢進曰古之善為送人

之言者無若尹氏之於樊侯然今言于公誠宜若是  
抑衆言率先之矣小子思獨以所封之民望利者祈  
公爲 天子言求興之瘼求瘳之庶不出位然是藁  
然小土曷敢煩公爲廼探百姓之懷颺言曰 天子  
必以已先民內重外留公置諸其左右公則以式是  
百辟 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吾人第不耳目公儀音耳尚寔被其風澤或 上念  
遠人載假公來終活我裔氓寔唯更生德群赤子怙  
慈毋也抑又不敢貪 天之私以爲我公必悠悠我  
思小子旣述焉復矢詩謠于祖衢之下公庶幾聽之

詩云

旒旒公馬驤雲于天雲從龍兮雨彼八埏于行于南  
終膏我田雲之緜緜兮不可從以旋兮我思不可諠  
兮

東巡歸 朝序

王制天下藩十有三治有易難廣外際海內檻以延  
領天氣地物皆純駁參錯故稱治在易難間邇歲天  
下十有三者稱并難大端有二以斯人良者窮暴者  
橫廣雖缺九然二者兩各趣其趣實益實虛益虛於  
實於虛寔日深厥難亦特明已小子乙亥來長古循

一小壘蒿目藩事蓋若此丙子春監察御史陳公來  
巡按此藩始至不用察察自裸唯墨墨取前積事甲  
乙裁遣去若風馳雷擊雨注自朝至于日中晷遂向  
晦不息越丙丁夜纔少休以息衆日出而作胥錄案  
檄數夫手不給旦旦案簿疊山晡而空焉譁囂牒投  
匭編庭實目一過百斥一聽曰吾豈弗志除貪螟乳  
虎若狼狸輩歟此譁囂不情是螟虎狼狸尤也傾之  
政乃枯枯乃窳不可重楚之去取真螟虎狼狸焉者  
重辟之無怵焉群昉懾息以伏公有洞秋毛之晰不  
灼于細有摧冰岳之威不挫于微有肉白骨之仁不

如于

字缺一

學殖山蘊文章葩發其君子仰之孤鳳翔

于千仞咸游德輝之內其小人闕之虎豹踞于九巖  
弭伏林垆之外孔子曰知及之仁守之莊以蒞之動  
之以禮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是則公  
之謂也於是廣封得公二三祀且不稱難 國度近  
臣不久外滿一歲當還柱下屬吏雷然以公之道若  
澤鳴圖永焉小子隨之既而曰公之道其得以一地  
一時止之乎蓋卑者分可止是公之官立乎朝可以  
舉乎天下蒞乎天下可以舉乎朝此本職中事公又  
加舉者而奚缺於此且缺一言之蓋亦嘗知其舉乎朝

者巍矣赫矣而非所敢盡

送憲副黃公按察八閩序

士用世者憂民之深無若持身之亮也建勳之華無若克念之誠也拯時之雄無若拔志之卓也皆美也以爲有重輕又若不相類然然乎哉夫憂必行之則出入之防將弗遑審矣建必暴之則四三之術或莫知愧矣拯必遂之則枉直之度殆不免亂矣苟不爲角階序耽肥輕如是爲之亦足施一時濟群類燿聲於榮塗然而爲孔氏者不爲也江陰小江先生黃公起家進士拜夏官大夫道行偉然或弗諧於志還卧

丘渚起僉廣東提刑按察司事視民隱猶美疾寤寐不忘去治牢盆治戍人屯田治分巡諸道事無爲烈烈聲無不潤植槁枯剪削薈棘務至到協理愜心譚御世又物大裁制如拾梁擲稗即用其譚罔乏庸其天下完鉅材而邦之榦楨也已然而有出乎是衆或知而未殫寧空抱伊稷耒耜時憂不以斯汨吾防寧建有弗章於人不能以自欺每浩歎誠之艱立於今日仕輶之塵後驅者多先騰焉倏然嘯紆未曾有淹駿之歎此何爲者邪爲孔氏云也丁丑夏 天子升之自嶺臬遷按察闡建而進位貳使行色之光上有

天王之寵音次有當路群公之雅頌惟是有未盡者曰亮曰誠曰卓爲孔氏則然斯其本允明敢云

送王祿之會試詩叙

祿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祿之少韞瑒囊鏘輝末弗見識者窺其國器也既從今翰林文仲子游爲古人之文學父之日章不得以自揜今年乙酉稍以其時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別我允明雖偃卧蓬林畏僻榮轍喜吾姻契之進取吾古人之文學之得伸也起而餞之時學在祿之不足譽其取上第易易時學最所過在能尋記後世所謂經義追逐而拘從積

利才熟語發之得之者自有科舉來何可勝數此不足重祿之古學若山海出納無所窮際祿之往取上第若翰林當最稱去爲他官以此古學達之需如也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所謂古人之文學祿之既知之吾茲以言餞非期祝祿之盖示先知云也有詩系之

丹丘有彩鳳紫庭有神龍龍飛御乾極威鳳乃來從阿閣覽垂衣蒲宮聽笙鏞五文離煥爛七始叶離離翊帝宣文化四海扇薰風滄洲有鵬運觀爾盛遭逢



贈錢君醫效序

錢氏以顛顛醫世名吳中郡之人孩而活之以長老者不知幾千萬指也與余家友誼尤厚余之幼蓋亦活於其門之一人也近年來家有求活者則多之孔微比余有二息孫每多疾遇大疾則奔告焉小疾則奔告焉孔微聞告審其疾當視也則亟來視焉當藥則畀之服焉其來視也余輒從同視孔微問證切脈察色揣肌審聲曰其來也以是其驗也若是其治也宜是為之校計乳哺之節涼燠之候襁負眠坐浚便之度與其毋服食之宜導諭周悉諄至然後使藥之

蓋其用心施術匪以良醫師慈母賢保傳不易及噫嘻世間人臣負主官怠政厲民士背先師衆庶交欺賣至有天屬許忍賊倫者何如哉殆皆孔微罪人孔微術既精淳既廣不侗余語語直以伸報德之懷而活人受福且為孔微必之慶之亦報德中意也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余觀物之稟良於天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為咎於人嗚呼天也今夫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為璣衡與天為徒等而下之極至為合於死愚人以臭爛同歸又為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

又若並雜惡石抑場倒錯施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夫  
以士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奈何哉余郡朱  
正守中蓋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接  
之良粹之氣充充爾嗚呼余觀今人妄庸顯而尊盡  
凶礫也以視守中獨且奈何哉吾茲當與守中別相  
爲言之嗚呼守中無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  
期

杭州奎上人署書贊

雄領仁墨突如其來云誰之爲緇師宗奎佛有三昧  
百觀子以其餘戲入畫翰天宮寶樹截萬楨除  
昆刀瑚珠鉤鉞鏢錐縱衡闔闢締構輾轉按規拊矩  
束帶頂冕千力萬氣曳斫不斷平原風骨溥光首面  
耳目警聳誰敢褻玩衆夫瞻仰老史作贊

三望一首贈杜子

吾鄉杜子鍾資甚秀志甚高世其醫業英年活人績  
已不勝錄余愛之篤乃願之至作三望張之一望望  
濟其世之美杜用醫著吳數世若某某前輩名老以  
文字傳之甚富余望杜子齊之雖然杜子已武之不  
足止二望望襲吾邦之休吳由宋元來最多上醫甲  
四方若韓盛張王葛等皆挺然于時與北之張李南

之朱戴齊不齊亦各擅其時也然在子鍾度中不足  
止三望望陟于儒儒中醫一事世將進醫援附儒非  
也儒之道通天人醫握天人樞者也非聖不作非賢  
不行后代攻而弗振者或良其伎而醜其行空抱聖  
術爲不肖歸或習而庸累道以入伎余望杜子奮興  
鬯于儒告子以其方中且徑者可治一室將詩書周  
易戴禮春秋論語孝經公穀周官爾雅注疏敷之凡  
學之問之思之辨之居之行之宋以下傳解勿接目  
舉業士講論毋涉耳儒體立矣又將史漢下十七史  
暇而擇閱之儒用達矣足矣外且又將老列莊周荀  
碩者豈不偉哉

隱士贊

揚國語淮南呂覽劉向書博吾識又將文選文粹  
音鼓吹昌吾聲又將閣絳諸名帖升吾藝餘無煩矣  
異時出列班序被金紫分中事不足語即在野作鄉  
外彪日章豹華斑彪中立不倚華嵩嶙峋江湖有憂  
天子不臣神隨下筆鬼莫窮文藏之清朝山川不貧

朱母大耋頌

家肥國良爰有慈母婉嫕靜直令儀令色德氣垂委  
廼生孝子以養以順以莫不致居適食豐滋味充充

鼎鼎春秋九十其崇龍在大淵獻月在玄枵吉日戊戌俶降茲朝酒食衍衍言笑晏晏跪拜款款祈頌大算大算維何維葑溪之水淵德不撓流美不涖壽母維何維令人周氏孝子維何長洲朱顥七十之孝終身是保孰歸孝稱 天子有詔文孫存理曾玄弁髦五世之澤膝抱而教允明作頌以勸慈孝

蔣外生西樓讀易圖記

易道大者聖人以窮理盡性而至命天地大德生物聖人位大實前民開物成務革命無不在其細至行度闢戶割羊見豕亦爾其為物雖定於卦六十四爻

三百八十四而其為用歛千萬而一亦可取一而為萬億亦可曰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易也是讀易非得乎易者也前之云大者聖人之讀易也細者百姓之讀易也聖人得之百姓或得或弗得今之讀易者借倩之買名利官祿耳長洲官校髦士蔣厘子重予中表外甥也家吳淞之濱治業西樓中有為西樓讀易圖懸其壁生請予著數語生質厚重而氣爽秀志功甚勤因畧語此而書其上昔生叔祖予之姨之夫樂亭府君以易取科名而脩身為政事君起家以成得易道以為名卿大君子生畢時業蚤入官紹前人而大今之

道望聖賢爲歸則亦予之勛子生也層欄江湄西爽  
映帷敷策而呻拱襟以思且斯圖夕斯辭綽乎淵哉  
著龜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  
識立功立言於 憲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旣沒  
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  
凡爲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  
以臯夔稷尚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羨餘事不知書  
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臯稷聖人道所出亦書

所出也臯稷不伺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  
今人不皆臯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  
臯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  
又安知臯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則需食與衣病  
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  
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  
稻菽裘布參苓豨勃蕪收焉而况智於脩身以期配  
玄黃均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  
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  
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况藥活身身活或

不肖猶爲不活書以脩身身脩道立生將參玄黃夕  
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  
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  
發之其德學才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迨皋稷而  
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  
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躅武繼響是積書身之微行  
之校著也已於乎無恠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陸啓明暘谷叙

林屋洞有三門同會一穴其左爲暘谷下復有子洞  
通林屋之腹西包之要處也道書謂左神幽虛之天

其中可居有金庭銀室啖有白芝乳泉讀有素書大  
道所存即不能到居其表吞雲吐霞衣流冠石襟波  
袂月賓魏鶴饌梅橘醉泉薜何地可以越此又勝者  
今有師相元老才大夫士或隱君子高僧處其間足  
師友閱聞見以長人品又勝者有佳子弟茂學業翹  
菁英將貴顯時代於是居之乃至有數者之益如此  
由遂以號稱或從而爲之辭蹈厲奮紆豈不宜且美  
哉今陸君啓明惟厥一人焉抑復有進者聞啓明最  
靜默身康家泰矣且恬然不用外物熾炎其中金人  
三緘匿大鈇於至質其潜脩密養將必有自得非予

所知者以是主張勝居標揭靈域優優乎卓哉何有  
於予數十語爲姑叙致之蓋其子吳學官弟子真鵠  
來請之

### 慎齋記

有雙舟借濟川甲乙操者颺鼓濤怒甲濟乙溺焉甲  
樞柁檝碇罔弗飭師兢兢各備事乙否也二人者患  
疾候證一醫一一死一生生者飲其藥遵其戒衾服  
涼燠興居用時節食禁色死者藥而已矣是何也慎  
不慎之辨也昔者吳越並有國吳亡而越存越慎也  
又有甚者齊桓公始伯諸侯齊桓公始伯諸侯並國並國長而末是蠱以

死潰骸二月而歛唐明皇初治齊貞觀卒遂乃困  
殂此二君一人而後先殊亦由是已故身與家國天  
下無不生安於慎而死敗於不慎凡慎之道具經傳  
事效列史集不可勝道人莫不知之習焉而弗能用  
徽人孫武求予記其婦翁程氏慎齋者予亦未識其  
翁能稱果能用以否然而審其自有可言者翁名讓  
字廷敬慎齋其別爲號者武又言其爲人簡默厚重  
夫讓敬慎皆一道也然名勿取諸父字賓以名起固  
望而未十者若至自號乃志所趣行所安豈以無所  
得而苟稱之乎哉因其稱而求其行見其行而知其

人藉白茅繫包桑意城瓶口不出戶庭廷敬亦誠善  
美矣乎武又言程自篁墩遷率東六世祖神叟有方  
山樓朱風林爲之記廷敬居既隣方山亦建松雲樓  
以繼之其肩構繩武以保澤蓋亦慎之推也於是翁  
之爲慎志日益得業日益固而名將日益起以永其  
家聲也夫

從一堂記

皇帝若曰爲國在振綱常風民有以節義孝順著  
者所司以聞蘇州衛奉 詔言於巡按御史故衛士  
楊貴妻唐氏二十一而嫁二十七而寡祿厥遺孤子

女清等三人守操巖苦於今逾三十六年合官格請  
表門以旌如制御史下其事於府府與衛交覈覆驗  
具實以復御史御史乃與府衛臣各保明以聞 詔  
可下有司如請乃正德己巳郡命爲表樹第前其署  
曰貞節之門於是清且強矣後數年作堂以奉母語  
其友臣允明乞名堂而系之言用侈 上恩曉子孫  
世世葵藿于 天王允明日唯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書之言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易之教也肆我 后  
勅 天之命以惇典庸禮我邦臣工將順 皇典以  
溥澤勸衆節婦峻完天明用迪于壺鬯清事母孝又



慎修不隊毋志若事以及於署紀允明因友道以敷  
言謹援易義題之曰從一之堂於戲君臣夫婦父子  
朋友交發兼盡五典備飭以享于 唐虞若此惟楊  
氏之有維楊氏之光廼拜手歌頌式銘于其堂其詞  
曰 寒霜矯節皎日全誓歸猷承 后肯構懋嗣臣  
友紀綱敢効勒記尚幾類錫 天明不墮貞吉而終  
媚于 天子

夢墨亭記

夫畏天授奇類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  
流弊孤立峻別武狄童幼所志以爲世勲時位茂祿  
侈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古今肆恣千氏一日  
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卑近易事遂乃苞銛  
坊滔萃神於科第業閉戶一歲信步闡場遂錄薦籍  
爲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  
益信人間事無必煩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  
章晨金午玉階升而矢流耳曾傲朕於閩之神所謂  
九鯉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  
成細瑣執玩殆澁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  
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註誤卒  
落薦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夷如也去覈求神鈴天軌

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鑽琢窈惚於是心益精學益大  
而跡益放或布濩餘蓄以爲圖繪日月山河香漢風  
氣烟雲霧雨花鳥樹石仙崖鬼竇竒夫曠人俠子媚  
女薪釣戎胡墟市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爲凌誇橫突  
峻拙譎詭周曲碎雜無不求請各至妥帖地必將躡  
古人之輾蹤惴惴然懼一失足俗駕當其妙解超然  
冥會乃復以爲業無小大神適斯貴是誠可以陶寫  
浩素我心獲苴比自四方而歸結亭闔門桃花塢中  
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爲可記陳前故以來  
請於乎子畏自以爲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

果謂之然哉於乎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嘗夢  
墨而以文章名余亦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  
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  
余等亦豈特欲勃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以爲符畫  
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爲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  
卑於文者哉子畏以文自居余猶進之有盡墨之用  
者猶爲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何謂之真哉設  
余第狗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  
怒忽畧苟且阿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  
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

是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不然又何煩以  
余文爲哉

### 保和堂記

唐王殿下於承運殿之東墀構堂以爲燕學之所名  
之曰保和洞戶延室弘敞沉穆圖書列架琴瑟在御  
堂之四隅翼以齋舍其名曰由訓曰秉巖曰若虛曰  
無逸堂外嘉景羅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  
曰文華曰翰海曰祿床曰霜髓 殿下朝政之暇則  
御于是蓋所以養心與訓以廣睿學隆德業而保天  
命也有命某記其聞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

也懷保咸和文王之所以綏民也 殿下英睿天成

親賢地重勤兼四庫樂唯一善陋炎漢之間平儷蒼  
姬之旦奭而且志崇索馭功存宥坐洞神襟以納物  
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倣湯盤敬彰武牖觀其所名  
而天與聖人之心可見矣然某闕淵算之所依測鴻  
稱之攸指蓋取諸孝典云在上不驕制節謹度所以  
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者也夫保和之道兼內外而貫鉅細通上下而徹幽  
明某試條其概焉 殿下緝熙之餘飛神探蹟於是  
時也近取諸身 玉體寧與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取諸人琴瑟戢與官府一與臣工謚與廣及于家邦  
民樂生與黍稷登與郊壘平與禎祥興與屬屬乎邕  
邕乎思之得矣行之獲矣金甌無疆玉燭輯矣書云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寶善堂記

物至於必不可少也而後貴而聖賢之擇物則詳審  
調酌寧近踈迂而要期於亡弊焉人之所寶大率存  
乎美麗貴重罕有之間是故金玉之徒最之而聖賢  
之言寶則必曰善舍夫美麗貴重罕有之間而更取  
於簡淡寂寞苦彊之具聖賢豈拂人之性而昧擇物

之智哉蓋意期於亡弊而審夫人之必不可少者獨  
在此也比屋可封之政行則珠玉爲公具采薇啜菽  
之義建則金貝乃廢物况務貨未必豐謀道未必饗  
苟能事事則富貧皆完人窮達悉天民而靈於萬物  
之寶恒無涼薄之憂矣不必財而殖不必力而備無  
事於假借無慮於匱盡多藏而不亡呈露而莫竊有  
於身而身貴充於家而家肥積於子孫而子孫吉被  
之人而人康以澤善之不可少也如此吾非至愚安  
能收護其可少者而翻棄夫不可少者乎哉故取舍  
之間自不能不爾蓋聖賢精於擇物要期於亡弊也

然從事者故寡則亦不知而已矣包山蔡進之獨知  
之不惟行之於其身而又稱之於其居曰寶善之堂  
間語於予請述諸簡予聞君志行清古食禮義而衣  
詩書者有年其爲是非苟以知及之而云也蓋行之  
而效不能去之而他圖也予則能不能不是與抑有聞者  
是義也君行之於身及之於物而根之於心足矣又  
何事於屋廬表暴之間而疑乎贅也進之曰唯走亦  
知之獨念夫時遷世易則將容有墜忘者唯若是則  
使彼仰瞻茲堂留訓赫赫庶幾乎睹墻而懷堯睇洛  
而慕禹使茲堂爲蔡氏命脉所屬而歷代猶吾之身  
焉耳嗚呼審然此其志又行之無窮而堂之力益厚  
矣尚何以贅疑而已諸嗚呼予又能不是與

燕翼堂記

闔閭北城外菽水之東自宋王氏所止中更消息居  
業非故今日隱君元禹俶以充辟建作聿成中堂五  
楹七介其袤十丈入深十二高二十二尺容中三間  
壁東外翼西格合爲閣室重䟽崇廉脩弄夾延其餘  
屋稱之所以致安親尊止息心體別睦宗屬省教胤  
系宅有家之典停詩禮之具浹倫友之通往寓遐曠  
之風氣者也復又總萃旨理豫備憂虞法規先民取

義詩人歸名正堂謂之燕翼焉弘治五年予詣訪公  
公之二子攀求銘戒夫經營以振先者孝人之志也  
因效以垂功者長慮之教也知志而思永者述人之  
善也附物以立道者智者之務也名義之宜安敬之  
訓講玩明熟居然無煩由矣是故新言每宜於警耳  
近指信可以起心故日新者以盤洗濯之類也行德  
者以帶動服之屬也故公之立旨主於垂後二子思  
承前業豈茲堂乎非柱則不立非棟則不架非題楹  
榱杙則不連非牖戶則不通非樽櫨枕擗瑣細則不  
完非基則不容非室閤廉弄則不尊巨碎之繆施隆  
卑之倒安上下之失宜其豈以成堂哉二子求燕翼  
之術在堂而已矣且夫棟柱之群用爲室之事也室  
非能自爲皆公精神心思之所經至而出之也稱名  
之本繇此而已二子審之彊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弗  
替引之此之謂也

懷振堂記

詹氏先中山人 國初以功授錦衣衛指揮後從  
駕遷行在府軍衛今襲任居北都者曰輝府軍之從  
孫曰濟字澤民居吾蘇久矣其爲人年壯好脩凜躬  
暴名不肯落人後其勉義最惠求符契其名若字者

亦久矣比者慨然以懷振號其堂識者詰之澤民曰  
吾嘗誦范忠宣對文正公語因寤寐郭代公之爲人  
慕焉而欲希希焉而懼遺故竊即公之名而寓以懷  
蓋謂稱之弗切則志之弗專云爾非敢僭且褻也詰  
者賞之澤民因與之來謁予以記請曰幸託諸文筆  
以厲吾力云噫斯道也今也或是之亡也又久矣幸  
而得澤民不亦善乎且爲是者不必以事以其志也  
亦足以醇彼澆醜矣今而事又然不又善乎大抵今  
人之病於是也非其獨無仁愛之性之於帝降也是  
其於貨賄者其生之也孤其爲之也幼而其爲計也

吝以愚故用之也自弗能以舒矣如代公之事非智  
仁勇之兼具者固難矣夫於乎在文正且未可先決  
忠宣忠宣亦且未能必時人之有也而况於他乎况  
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蓋必始乎激激久則利利  
久則安故曰天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郭代公  
果何人哉予深以望諸澤民澤民力焉

### 賓山堂記

葉君民服居具區東山嵩下其人溫澤流達知其得  
樂水功也他日以其堂記請乃曰賓山詰之蓋以居  
藉山爲東道主而志藉居以發故云爾民服因問予

宜否予曰靈神之區所產多傑特而傑人者亦必擇  
勝境以居人卜居居助人宜哉取居以目人也今夫  
紫土石附枝葉嶽岩葱蘢拔地而黨天宅仙鬼而興  
寶藏具區之山又東南表然者而吾子舉數十棟宇  
六尺之體以臨之其小大不倫而賓主適相當猶一  
客據座而主人雖王公子姓擯從千萬人無加焉則  
子之賓山山不得而辭主雖然賓主猶名也子達者  
予畧名實爲子廣言之子以先有山也而自待以賓  
不知茲山寂寞孤處千萬年而今始遇子以契以名  
庸詎知山之不以子爲主乎又從大塊者觀之子無  
族屬於山山無倫品於子庸詎知夫子與山皆可賓  
乎皆可主乎而又况乎名者實之賓而又况乎言又  
主乎名實者哉皆癭疣也子歸勿觀於數十楹外上  
石枝葉暝視塞聽窅窅方其凝其盲必別有一山疑  
然爲主於子者

寄寄堂記

扶風馬世用家太湖之洲山川之與身魚龍之與隣  
眎草木之附著猶曰奚其凝也余其寄他日以家終  
不能脫城府而營營別家焉又曰奚別於湖家余其  
寄即大書二文爲堂名云寄寄謂予曰知請辨諸是



非述之文嘻余斯人者之寄者之特者也果知之馬氏發其一發其二未發其累轉而無窮木寄土工寄木構寄工曰家家寄湖湖寄城曰別堂寄別名寄堂曰寄寄吾將累轉至於我我固無寄乎寄諸骨肌膚毛骨肌膚毛奚其寄故寄亦寄也寄寄名者寄寄寄實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儒老之趣賢馬氏之鑿開方來之績余謂馬氏宜無察乎寄無寄而察乎寄無寄之名實如察骨肌膚毛之寄名而任亂其實則能以肌立以膚毛內傳輔其立而以骨馬外包裹乎故亦終無能焉是名實之辨也又及于堂家湖城邑天地

也誰不然故馬氏察寄名毋亂寄實馬氏契于余余必進馬氏馬氏進者與馬氏不止問知馬氏進也旅氏之山有小石焉群飛止之人旦朝逐止之不名之鵝碣鷺磧鵠磧鵞磧歷者瞑而不覲明日群飛之長止之遂名之曰鳳凰之臺弗覲者因取懷而歸珍之故石一止群而名生名美惡殊實定而愛憎生群名者寄寄名也群飛者寄寄實也寄寄名者人下亂也寄寄實者我不可亂也故可亂者寄寄之寄者也不可亂者寄寄之不寄者也故馬氏之知在寄寄之寄寄寄之不寄知寄寄之不寄而馬氏進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八

紀叙

存義堂記

長洲祝允明著

故崑山費君宗善負義氣所勇為事歷歷振人耳少  
 贅于張婦翁死畢其喪植其孤嫁娶其士女乃去白  
 居居廬器服一不取先事其兄甚弟兄數勸歸君謂  
 兄殆不忍吾寧欲以歸裕吾乎吾何有于是從也  
 父產竟不露毫毛比兄卧病永平君亦客通州去省  
 視兄則死矣君哭之累絕而蘇咽閉不能食扶喪至  
 通亦竟長逝嘗客湖湘寓隣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

輒哺之食并哺其家其家獨有艷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爾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其平生事可見者如此它固未悉也既卒遠近以義稱之千舌一辭焉君有子紘為郡學生文行兼美甚稱君因構堂名之曰存義尊先烈也作者搗發已富紘特屬纂記之筆於我嗟乎石而介水而流性也染而蒼染而黃習也故性於義孰能水其石習於不義孰能石其水寥寥古今獨稱展季王徽之彼何人哉後之稱是踵費可也抑紘所立如此其大達而揚顯之也將天意自定者耳我不敢佞

### 嘉靖堂記

去蘭閭北郭二十里許黃埭之西漕湖之南逍遙湖之傍有美壤焉予友顧君朝周家於是通川經緯沃野環衍城市非遙而囂塵曩隔軒冕時集而騶訶不擾誠郊居之最也邇者重築新第門巷舒邃垣廡寬雅崇堂中建無雕績之繁縟而宏敞靚深莊秩聿章言言如也于于如也登之者耳目朗潔意氣寧謐有以消樸鄙而滌喧煩焉君署之曰嘉靖且屬予記夫嘉美也靖安也書曰嘉靖殷邦斯堂則誠美且安本此以署之固甚宜然堂以嘉靖宜人人則宜之宜而

不法之則不盡人不盡人人且不能爲堂宜故欲宜者在法今夫堂之爲嘉靖者以其高也法之以高吾志以廣也法之以廣吾度以深也法之以深吾思以莊直也法之以莊直吾心以彊幹也法之以彊幹吾行以虛明也法之以虛明吾氣以羣材小大不遺位置有定也法之以周吾百行而有恒每法之而居焉以睦宗族以樹綱紀以施條目以勤作息以飭威儀則罔不美以安矣典禮行於斯而序聲樂奏於斯而和文學成於斯而著操履寓焉風氣宅焉聲華起焉安常處順之間收禮樂教化之懿尚逮於方來子子

孫孫弗替引之堂之爲嘉靖大矣哉君才局英邁尚志脩業自期高遠闢齋堂隅積書滿其中以肆蒐討所得日深其豐獲大就得斯堂之助而與堂交宜也亦審矣嘉賓日覲敬恭周旋秋秋提提以鬯于文必多有銘贊賦歌以相堂事而堂之爲嘉靖益廣矣

保堂記

沈君惟時以保署堂乞允明記允明日保之時義大矣身無以保將恐隳家無以保將恐摧卿士能保以有其位諸侯能保以有其國天子能保以有四海保則得弗保則失保者盛之始也興之繇也安固長永

之基也保之時義大矣然求其切者身爾家爾保身之事二其道九保家之事三其道八德也躬也身之事也倫也聲也物也家之事也是故信以保言敬以保行仁以保心義以保事智以保忠是之謂保德內視保目反聽保耳節食保口安重保四體是之謂保躬倫之保存乎親義別序信聲之保存乎積善物之保存乎儉勤保之時義大矣事亦繁矣然其要可知也君子欲保其家先保其身欲保其躬先保其德身治而家否者鮮矣德脩而躬不寧者未之有也嗟夫保所以守其固有而求其方來也惟時之旅爲長洲

甲所謂五事勿庸論其遙胄蓋自介軒保之以詒同齋同齋保之以詒石田石田保之以逮惟時惟時知此而存之心署之堂託之文章可謂孝矣然保之難而保之終尤難惟時其必知所以終其保者矣朝焉夕焉陟降有嚴愛護而仰瞻不猶見夔墻佩韋絃以自免於弗構之愆者邪惟時之意遠矣

### 雪堂記

堂以雪名何進人而天也雪天也宜人也天人判矣而一之何其本同也其同也柰何三才一陰陽也然則人天地中也清陽濁陰不聞偏受以生而謂可以

一於清何理同而氣異異天人以氣形清理一也清理一濁亦理一必欲去濁而即清何陰陽類異而美惡殊清美也扶陽抑陰屏惡而遵美欲爲君子也雪則何以爲清何以爲陽雪雨雲皆水而雪因寒以凝從風而成陰極而趨陽者也是故雨重而雪輕雨濡而雪燥雨柔而雪剛雨黑而雪白凡以趨陽故也陽則清固本理也夫人則曷爲而比於雪之趨陽乎人自強則輕去染則燥力善則剛寡欲則白皆治理以帥氣去陰而陽之道也故鄭氏之稱雪堂君子取之取其君子徒也鄭氏名祐字惟思吳之沙頭人美質好脩白貴素節是故君子取之

葛秀才小樓記

將以宣豁風抱紆和志節則必得長津濶野以極其大將內觀心語玩索理性則必得窟室奧寢以極其小若夫欲大可放欲小可斂欲事崇廣而遐曠自致於尺寸之地則以據境之要乎葛秀才家葺門外臨河構重屋三間間濶不十尺深不二十尺北窓一開則有十數里野意樓面壬背丙危城引目而遠轉有假於峰巘脩隍浸趾而廣漾疑意於洲溆丹霞麗譙清流白鳥風牖吐納月榭迎餞此其外也一几僅容

數十策而上下幾千載事理者備一榻僅息一骸而能彌綸萬務者具食不能方丈而觴者樂題桶不敵於從室而自外百步望之可以指而趨此其內也秀才居而自樂之請予記夫秀才居小而得大讀書於樓而求用於世是秀才以一心治百政於異時者茲樓比也地要而得多學要而功博樓之助我大矣哉彼若分情魚鳥結好川石爲若不類所當者乃不然政用推發存乎養中是故息焉游焉半藏修之力浴沂風雩尼父與曾氏子

我前白訥齋記

文淵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亦多狀焉當語而已者心欲語而口不克者能之而以他止者皆非也已者狡不克者愚他止者詐皆似之焉耳奚訥乎必其時而言時而默簡而理達詎而中節焉斯訥道之貴耳以此守口猶有成虎鑠金以亂物者徽羅惟周以訥名齋乞爲記噫時方鼓簧子寧緘金鞘大銛於無形匱龜玉於莫覲囊神穎於不試蹙儀秦謝華士郤少正卯又進焉求若子騫之有中望元聖之似不能而想象乎蒼蒼之何言斯訥之無弊而至善有如不然惟訥司牧而無計其宜不宜焉將愚狡與詐三過者集乃

將無逃焉而又何君子之有惟周誠厚易良操已與  
物渾焉斂焉足以存無名璞泳鴻濛津其訥不過也  
蓋抱真守天求益師聖賢者耳予以其訥志甚銳求  
其理過計焉為茲談答之

審齋記

昔讀莊周曰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也審而  
耳目之於聰明心之於殉也殆以為名言已而曰未  
耳目之於聰明則物之與物也何審與殆之反別蓋  
無若陶唐之語審殆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危殆也微精一審也執守也莊舉操

而堯精雖周末瑩然審自二科有審也者有審之也  
者本然審者也力而然審之者也本然而然聖也本  
然而不然而知然而力然之賢君子士也是審之者  
也審其審乃自審繇士陟聖今之務審者宜爾矣晉  
陵胡君志於是遂假居齋以名思力遺焉頃為予學  
道期有長之者嘗問焉予謂君於是其迹者當得之  
其根委剖渙如堯莊之純操不可忽故聊為疏之跡  
者當得之矣君曰曷為跡言審乎誠僞行審乎善惡  
視聽審乎正邪取予審乎義行藏審乎時持家審乎  
禮與人審乎恭御世審乎法誦信審乎天命君曰唯



唯信矣將學而未能予曰此君之所以能也書斯言  
齋垣君亦更審之

斐齋記

斐爲字從文非諧聲許祭酒謂分別文也引易君子  
豹變其文斐也按今文作蔚虎變稱文炳豹乃異虎  
蔚亦殊炳其初作斐固以分別爲義又論語斐然成  
章徐散騎亦以爲分別之也宋儒直云文貌鄭司農  
釋衛詩有斐爲文章貌小雅斐兮爲文章相錯周禮  
斐色注爲采貌大帥斐者文采分錯而可觀之貌也  
太學顧君朝鎮以斐顏其齋意亦主於文厥身歟夫

文大矣古之曰文者動乎四體宣乎言辭懿行暢諸  
躬天典粲諸家而禮樂聲明華諸國與天下皆是也  
其著於漆簡紙筆之間以布治化以述聖道以紀世  
史以詔來學以至乎言志叙事凡號爲文者文之一  
端也必咸備而後全古之人得其全而一端者存今  
人之必由其一端者以求其全一端者莫大乎十三  
經莫備乎十九史以極於百氏言斐多矣即經之言  
亦有異焉學者宜始乎成章求裁焉而中乎赫喧瑟  
僞則發焉以終乎豹變斯爲斐之道也具錦之華乃  
所戒焉朝鎮抱質昭穎而方力乎是其必探性道之

根咀理義之英擷辭章之藻學聚而問辯寬居而仁  
行務令五品順百行懿容貌莊威儀飭辭令美如金  
既治如玉斯琢卿雲絢乎篇章春葩爛乎行墨其文  
分錯而可觀則斐道得矣異時庸顯于朝敷施益弘  
鳳儀虞廷麟遊黃郊於是斐效乃益大以全余也不  
足以盡此朝鎮蓄書滿齋中居而求之日衣錦也以  
朝鎮有請勢且銳邁姑以是爲執爰

恬隱齋記

恬隱者黃巖戴先生齋名也先生名璉字尚重其先  
由閩遷台世擅詩名宋東臯石屏父子尤著諸孫如

竹洲蘭谷交軒東野漁村秋泉樗巢介軒累累不匱  
今家太平之嵩山先生讀書龍鳴山避喧菴中以此  
自呼或寄爲齋名觴歌自得莫測涯際行年七十有  
六鄉邦倚爲瞻式主器先生於允明有師道使爲記  
之蓋位南都太學丞

人之情動勝靜者十九靜勝動者十一隱靜之至也  
而復何有於恬不恬耶世下矣名至靜者而猶有不  
恬不恬而猶曰隱妄也不恬而曰隱者妄吾國不能  
忘恬而隱也不恬而隱者妄則恬於隱者誠至矣恬  
於隱者誠至而又何有於標著乎是亦將固其至者

而已欲忘恬而先之者也故觀恬隱之稱而知為真  
隱知為真忘恬者也至矣哉戴先生之號恬隱愚不  
能贊焉繹而為歌敢以獻先生隱乎隱乎奚其岐恬  
乎恬乎隱之不欺隱乎恬乎繁先生之全乎

入之節坦軒記

賜僉蘇州衛指揮使司事隆亭華君世宏以坦名其  
軒乞記於予坦安也平也嘗得其義於孔子之書曰  
君子坦蕩蕩循天理而無外慮無往而不平也君子  
以之又得其義於周公之書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居中安下履道而正者也幽人以之又求其義於天

地萬物皆然也暑寒之代序高卑之相因未嘗偏極  
而不反惟人也可不坦乎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  
如砥由天子以至于庶人有可以不坦者乎彼不然  
者秦政漢徹以求仙并夷病天子之坦七雄劉漢之  
徒以逆紀兼類病諸侯之坦儀秦鞅雖莽卓之屬以  
攘位竊國病公卿大夫之坦王衍宋齊丘之輩以矯  
名竊利病士之坦以至乎蚩蚩之氓于紀厲衆越分  
以自恣者病庶人之坦皆以坦為不足而抗之張之  
以極其私欲者也然卒之有不賈禍而并亡其坦者  
乎故坦不可不由也今華君之才豪敏而果利行之

必達其世以孝義傳襲甚華其身受 國家三品爵  
冠弁金紫昂然榮其家廣第宅連阡陌厚生用無欲  
而弗遂自他人視之高遠濶大不可易得而兼有也  
而皆君之常耳使君不自安之而每欲凌跨超越以  
爲快則未必不能而違道遠矣君乃不然唯執一坦  
以自居此其盡道迪吉度越於人遠甚故乎定冲易  
以坦其心敦本務實以坦其行恬澹貞靜以坦其志  
典雅誠信以坦其言儉勤莊睦以坦其家謙和直諒  
以坦其與人彼高岱嵩吾坦夷壤彼危太行吾坦康  
衢彼深九疑吾坦曠野以是日用而自然其心寧其

行遠其志申其言從其家肥其鄉邦重而尊之一身  
泰康百福應集蓋坦之效大而遠也本如是而君獨  
能獲之君殆知天地萬物之道而周公之所謂幽人  
孔子之所謂君子者乎述之以贊於久

### 招隱亭記

招隱亭在無錫之甘露作之者曰西野華君文潤文  
潤抱局䟽雅含薄風素高居遐攬同心者稀於是寓  
劉淮南之志於茲亭焉人莫不高之予也惑夫安以  
王孫之華赫不足以尚其曠逸之想故使八公者造  
二山以諷引沮溺招援黃綺孤標靈韻激興後來自

是以還必斯爲美或雲卧以終身或拂袖於中路任南董者傳隱列逸與勲勞以齊芳信高尚矣抑皆執是則將茂禮崩樂廢養亂刑五臣遐舉十人行遯唐虞不就夏周不興而后我獨貴乎聖賢之情其亦異矣嗚呼蓋嘗徐察而深求之然後知君子之居心御世所執微矣蓋曰三代以還極亂可隱極治亦可隱也三數君固已有說今君臣明良時事泰清而文潤爲是則所謂極治之隱者也百僚充備績効旣徵揭吾一人獨見林下以助化贊理默與彌教致世者同功焉不亦可乎故唐虞有巢許周有夷齊先民予

五臣十人而不奪四子則招隱於治世者可知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文潤殆知道者非邪旣叙以助志復爲詩琢亭石時歌而招焉詞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木山之陽兮山木賁思紉峯巖兮  
樛單柯兮矯窅君不來兮木以老

於物亭記

長洲郭汝載家城北綵雲里汝載治士有恒心恒產去家東鑿䟽壤爲沼循沼內爲副隄築內爲中洲內外隄匝以嘉木柳枝桃花緋綠互煥亭洲之中以主張衆美謂生意無若羣鱗之繁且妙也名亭以於物

僕游焉而樂汝載曰吾不爲賓謀也者而爲是吾樂而之是而樂益憂而之是而憂損吾謂魚獨吾樂今而後知其衆而斯名之宜夫子曰然執道以御物道不精失物情徵物於往者之於道也則居可知矣古之言魚之樂一也莊周公孫僑子思之徒與周之爲雅者二其爲樂一也夫枯轍旱陸易煦沫而斗津吾邈然樂其樂而况方舍繼縱遊乎伐水之家之池洋洋悠悠又况躍沼于淵極與翔摩疾空者咸察焉又况泳泗德涯遨盤道川微鱗巨鬣左右充盈其爲情無以尚之者乎故稱魚之至者古今底于平王子善

稱哉然吾始樂之今有憂焉魚吾之盡性皆以遇聖人今魚遇 聖人處乎沼情盡耳吾與子生 聖人時被 聖人教將求爲 聖人用能若魚之翹然無爲乎若是則負 聖人矣夫魚滿沼賢才滿天下吾與子於是不可以賢才自居不可以滿自怨居則驕驕則傾怨則怠怠則斃傾與斃非魚所知吾與子罪也故於是當脩焉無作魚羞子曰諾予曰夫魚且勿可羞而况室居名言之張歎乎汝載瞿然請記之

清芳亭記

居天下名山水性氣不足以充發之且當與閭坐市

立者殊科矧抱質澄雅又知讀書事隱是境之爲其  
專且名也亦不辱矣洞庭天下名區也金作之山玉  
作之水不肯受塵土一點羅氏居之哦山嘯水吞烟  
吐霞衣流冠石作一亭儲羣勝號之曰清芳來邀子  
志心地之接者於亭楣噫去孺子二千年不聞洞庭  
有擅茲名者蓋天勝不遷知契而取者自寡或有之  
矣而我未之見也未之見而昉見之又烏得而忘言  
也噫毋緇而衣毋棘而足吾他時占子舊纓當無一  
絲髮垢濁

吹綠亭記

錢氏有大圃焉一方池居前旁爲亭面東軒豁疏徹  
不受一泥埴入每坐欄臨流四簷草木生氣翕合翔  
禽交呼波菱水蒸膏碧亂擲游鱗潛鬣時時撥刺出  
入水面水痕散而爲羅激而爲珠澄而爲練一坐便  
廢晝夜酣暢之餘取五柳先生巾漉蘇州蓮花白時  
嚙饒州一白醖旋入池采菱剥蓮蒡飽啖手自垂綸  
釣鮮魴兼洞庭橘子皮酒烹之以薦抱阮咸作一兩  
曲熙熙而醺冥冥而眠仰面看碧落高歌歸去來歌  
已長嘯流雲數聲卻夢與點也接與沂雩一境然後  
寤亭之趣大畧如此主人澂微二兄弟得之最深夏

日予過之以爲趣頗分請名亭而文之予大意以爲  
亭趣惟有生意故勝遂用韓吏部詩語摘二字題之  
曰吹綠

楊氏祭田記

曲禮曰禮從宜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稱次之禮  
之重於祭久矣若夫士祭之田其在於王制旣曰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又曰圭田無征在於孟軻氏之  
書旣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而又曰士無田亦  
不祭然則田之有無未決也觀周禮地官任土之法  
有士田圭田鄭司農以士謂

力圭田然則

圭田亦以賜否爲有無與夫制之存乎籍者如此後  
世何居乎自井田廢而禮隨以遷近世朱氏所述以  
立祠堂置祭田冠乎有家之四典今士誦法聖賢知  
重於是矣然必執而望之上之人之賜乎則禮無時  
而行矣蓋 聖朝調酌古今仕者祿而不田至大勲  
庸之賜間出焉亦先王意也士於是得爲而爲之弗  
禁也不得爲而不爲弗讓也得不得者力之謂也然  
則士於是得爲而爲之亦近於所謂時者歟近於所  
謂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順者  
歟近於所謂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而稱者歟皆從



宜者也亦爲之而已矣嗚呼吾獨慨夫爲之者之寡也夫得爲而爲之上也不得爲而爲之次也不得爲而不爲又其次也得爲而不爲斯下矣某郡揚某室既侈富禮典周舉屬求予記其祭田夫人則知祭矣祭而以禮者寡也禮而知以時又寡也禮亡時得而能調酌建置以不失先王之意不悖時王之宜又益寡也是所謂上焉者其可嘉哉蓋世以其得爲者而他爲焉又多也不亦重可嘉哉雖然萬物之情外必自中某之所爲蓋不特是樂其發慎其獨所謂外心內心其必能交致矣夫田之度籍之石陰

### 南山隱居記

孫居潤殆五百年當大江之濱嚴莊之郊依山北而家天順中故處士大章有三子各授以業季氏公正君得山南地地廣而蒼君時壯且敏視其地若玉未琢也力治之雜其蕪夷其埳墟其埴整其繚築其領爲第易其幅爲疇藝其裔爲圃第之屬敞而爲堂密而爲室重而爲樓虛而爲亭敞者主之餘者從之其制無飛題藻績之靡其貯惟琴書耕織之具疇之屬有畝有畝有溝有瀦其種秔秫麥菽圃之屬鑿曰沼疊曰山障曰籬通曰徑其植柿栗桐漆松杉竹蔬麻

臬大率居尚樸固而等威有章物可游玩而材實給  
用美足暢適而規可示後於是地事乃盡而安處焉  
犁鋤共簡編並持樂道與治生偕事子姓日侍賓朋  
時集安之而不遷享之而亡怍信居室之善者也君  
標其稱曰南山小隱相國長沙公而下多爲題署復  
請予記夫深山大澤惟材之依故嵩華有虎豹而蟻  
封無榎椅然得而不知居之燿華於郊藜啗於野其  
梧伐而就禽也立至故周顛种放中道而廢以爲其  
地蓋此又地之依夫人者也惟知道者得焉而守之  
大頴潤力固擁不散乃治地以自宅心綜而躬理盈  
而爲虛泰而爲約卒食其報積於尺寸之力而收於  
億廛之獲樂於充贏之享而免於悖出之虞得於今  
之尋常而流於後之無窮也此則爲隱之道而獨君  
以之長江大麓非斯人其疇依哉君有二子方育皆  
植志媚學拔類材也方領薦於鄉育業辟雍行且爭  
驅一日千里此又山川不舍者予特從君請也本其  
雅意如是者而言之

石田記

君子之心望於世也廉而自治也勤其望之廉故甘  
爲未輯之瑞治之勤則不寧燿其生燿無窮焉蓋有

不度而試者以棊爲楹以撓人之堂殿君子視人恒  
若餘視已恒若虛每退一武曰吾弗彼若則弗可以  
試非謙也其自期者遐而更覺其斂而不知其已度  
越餘子遠矣伍員之喻石田以弗稼猶無田也沈先  
生則弗稼者與其以爲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  
巢許其居服而禹稷其腎腸旣自退曰吾不敢豐望  
於世爲是名已乃去以道自治削蕭莠挾沮洳揭其  
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塵之表瓊琳琅玕從厥自生  
自潤吾亦不强自鍵閉唯不爲太倉玉食之需安於  
寬閑之野壽於寂寞之濱焉耳吾何慙乎哉或曰審

爾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耀矜無窮與余曰先  
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闕吾試與若闕其詩非孝忠  
節義也無觸於膺無寄於聲油油乎茁元化之嘉種  
粒丞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  
郎無片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  
耀也而先生又烏乎慙哉先生之爲斯稱也在少而  
小子言之於其老凡言諸先者當以期今則定矣敢  
以垂贊無止

東山竹屋記

國家有考成股肱之臣曰大理卿金壇虞公歷輔

祖宗仁宣四朝率典憲弼教用平慎閱雅以格于乂  
既沒而遺休垂光肆達于胤人寔覃且訐其曰邑費  
之彥來鳳君孝秀凝特益振世華用維紹先開來者  
是承是荷嘗割父授口分之業爲枋田繼兩走闕  
下上䟽請明先公延賞之典不報請賜謚又不報猶  
以言直迕權姦謫東裔踰年天子誅姦賊宥流人  
來鳳得釋歸辛未春月予邁于京師晤且慶之視其  
氣浩然直熏然充也問來故來鳳曰遇明天子將  
復申先公事予曰不其懲歟來鳳曰吾以直奚懲乎  
抑先公之道其豈和玉之類顧不能三獻哉予甚壯

之明日以其所謂東山竹屋者求記亦自己已有言言  
辛酉之秋由下第歸游莊城之東得其地勝有山水  
之雄秀竹木之茂悅因旁竹結屋而居以討古今索  
名理養節氣於是朝陽之况虛心子之稱且上尋  
先公有玉雪之軒亦以竹喻玉以溫栗雪以潔先公  
以喻吾以指言其將因地以獲先公之心獲其心尚  
武其道云爾凡其言之大校若此嘻既盡之矣予不  
足助來鳳所不能忘言者悅來鳳之氣也夫玉所以  
溫栗雪所以潔竹所以似二者所以具是姿性節操  
先公與來鳳之所以有取之皆以得此氣耳至如衡

古今而觀之瑟兮僞兮赫兮喧兮衛武之竹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之竹也筆則筆削則削春秋成亂賊懼孔子之竹也其在于今則出諧節韶處光汗青惟虞氏之竹乎此殆可以贊來鳳之志彼其留眺於綠槍金鑲之狀注聽於瓊琚玉珮之韻與東山之佳衡宇之適以極語言風詠之工者可語衆人非所以記來鳳

眼空臺記

鴻山自棲梁伯鸞以來居者不易稱可知也樵豎樵夫何有於地乎逮西野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

之闡古構新名其特勝者至十有八嘻盛矣哉山於是爲中與其間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聞嘗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觴豆之隙哦興橫生浩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衡睇六合冥詣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彩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曾不滿吾之一瞬故舉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間而是非判焉公察之久矣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百需鈞弋之微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混沌七鑿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

飲食方食爲有食已爲空如不食以爲空不可也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蓋萬物皆備吾身而初不物於物乃君子之道也此言不可去者也又况有是非者介乎其間鉅橋之粟於紂爲有而武王爲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武爲有而李陵爲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不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而畢歸於空西方之言非公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道爲樞者也古之爲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

之大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流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竟無一事疑塞於吾中者而又矧乎傷道敗德之物贅我桔槔之具齷齪瑣屑膠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霄上疇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罔功予不佞請發公之道以鏡于臺

菊花莊記

蘭溪伊廷玉家有菊花莊以其道行於醫寓志於是云爾判太倉州龔君爲道其志幸予記之菊事亦大

矣有菊德有菊操有菊趣有菊功舒而葩散而葉緋  
綠而色芬馥而氣本乎地者所共菊無貴也德而黃  
中操而後彫趣而幽野功而濟人斯菊善已伊亦特  
舉一隅吾請為徧徵之夫植焉名焉而玩游焉以助  
德焉厲操焉適趣焉輔體焉一身之菊莊也德乎於  
倫屬恣由中焉操立乎上下咸有守焉趣無弗適而  
體無弗康焉一家之菊莊也一家然而一國具其來  
至於康疲瘳活夭札州里之菊莊也推於通國通國  
之菊莊也廣之天下天下之菊莊也又至乎反收內  
卷以小喻大物喻道則百行具而私欲亡君子進而  
小人退善人多而惡類消中國治而夷狄臣陰陽和  
而萬物遂亦人與國家天下與天地之菊莊也已小  
乎哉福建憲僉前翰林章公有記亦引厥旨矣龔君  
之命不可已且申之云爾伊君亦然之乎倘然之幸  
分我一落英餐

芝庭記

葉君明哲之新居在太湖東之紀革始遷而芝產焉  
因自稱芝庭主人吾師天官守溪先生為署二大字  
他日就僕問記禎妖之談古今岐焉或曰猶影響或  
曰濶䟽至折諸聖言則如禮之云四靈春秋之書螽

螟居可知矣予衡觀其間不可決謂天之有意無意在也一氣流轉或爲人或爲物其粹精者植出而芝動出而才秀非無種也種於太和焉矣其間有人物相爲徵應者亦自不同有人未至而物先見者有人既孕而物斯從者有人與物適相值焉者由君子言則可喜也亦可懼也昔之名卿喜佳子孫之出其門如芝之生其庭高賢固然而今吾得之是可喜也然而佳氣吾集能無迓導乎疑之方歟必人與物偕而後不爲吾芝之辱可符謝公言少當蒼蒼意是可懼也余葉君等是則信善矣其人恂然恭沖然和藹然才且淑也而嗣者泳游頽波英藻粲發可以襲桂馨奪杏艷是封胡羯末徒也則知而無事乎懼一於喜者也既以爲君慶且以佇焉而永之以歌詩其詞曰  
燁神蕤兮翹吾庭粲吾嗣兮協厥靈友黃綺兮采巖  
垌粲者起兮甘泉九莖芝兮芝兮綿脩齡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九

紀叙

桐園記

長洲祝允明著

人以桐自稱也者指有二以木也以琴也其爲以琴也者亦有二以鼓也以喻也王君世材家吳城東之甫橋家傍有園植桐盈之耳目之治心趣屬焉乃自稱云桐園是以木者也頃請余章於辭以重其木寔重稱也余求其大者無若以琴之喻者言之夫琴盛樂也大可以薦天子廷爲民釋愠阜財建大和以奠世育物奔蹈鳥獸豈宜廢置哉今寄之於園是荒寒

寥寞與繁植者芘芘然駢也今世材負材局不入夔  
曠手此其喻矣然奚病乎哉古之人風尚高遠凡其  
道詘信志顯晦身行藏悉泄於琴其為晦藏者杏壇  
汾亭其尤也琴豈不宜隱者琴之不宜隱為世言不  
為人琴言也况引桐以歸園是未斲之材擁天貞完  
天和惟直應撫桐之木安園之地稱焉而已矣世材  
於是惟日消摧乎老圃之間視吾嶧陽之孫居然亡  
恙為之培扶灌洗使姿格灑灑出群表碧陰涼葉鋪  
十畝無塵之土吾坐其下時而茗時而酌歌清商舞  
玄鶴優游卒歲無何乎束帛之賁而希聲大音振響

於離垢獨樂之場不亦善哉世材之趣本若此前之  
所喻謂其宜琴而不琴不宜園而園也者余意也所  
以長世材既復世材又為歌使可絃焉桐之榮兮可  
陰碧瑤兮沈沈息兮我襟桐之楨兮可音紫瓊兮惜  
惜寫兮我心桐之寓兮我園襟兮心兮我桐園兮

三十一 南村記

蘇之勝左川而右山出胥門絕官濠入橋而西穿橫  
塘越荷花蕩乃至山下跨塘雙橋立東橋上四觀可  
盡其山川之勝其村墟之最也鄉人王臣之居之而  
號南村因李孝廉請予狀之以文章噫南村之名以

山川之勝山川之勝臣之得之不能言而假予言予能言而不能得山川之勝得之者在此言之者在彼兩不相值何以言爲哉澤國雨晴風色清俊吾期孝廉過臣之而告臣之以南村之真文章不在筆墨在三士登橋土連手南顧而一笑也

南江記

氣之秀者其鍾也物而爲山川人而爲知仁就其有動靜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惟動也故周流傍行不舍晝夜涵兩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之巨莫加焉消息萬理機權百事訂是非審時勢

別行藏樂日用心之靈莫加焉夫子所云智者樂水無煩多辯矣然吾觀於是水其亦待人而功乎一河也或漕國計或利衆涉或下流歸墟蕩焉而已矣以至其他千條萬派用而利棄而否皆然也若夫勢趨東南故吳尤多江湖蔣君允昭家吳淞之濱以南江稱宜也吾以君抱澤物材未得沛乎四海而泊焉寄高蹤於寂寞之澨臨清賦詩濯纓放歌汪汪之府雖不自少斯固安時順理夫子之所謂知者矣固足以滌頑夫塵契逝者歎不亦大哉雖無舟楫庸江功不以君廢也故爲此類引義宣其大旨若此君當謂然

彼如分情魚鳥寓興藻菽消光陰於鈎綸者末也然

彼如分情魚鳥寓興藻菽消光陰於鈎綸者末也然

勞君以名麟號西郊用魯事乎麟之祥於魯可知矣

吾天朝可以魯襲乎成康之郊固曾容之君將以

是乎然而引之於西則果用魯矣嗟乎魯之不蕪久

矣東門之人魯之直麟而使其若喪家狗尚何有於

鉏商奴隸之手一腐身鳳臆之足云乎故孔子悲之

自獲麟來談者衆矣且烏乎折衷或曰以肇漢也夫

漢之文景固謂追軌成康則或者之談亦或可信今

天朝自祖宗來皆堯舜也雖孝景稱幾刑措猶不

及吾累朝之專止於仁則今日果不有虛焉出於西郊

亦成康而已矣使孔睹之且聲頌之不遑又何有於

反袂拭面涕霑袍者哉故曰大道之世無孝子無忠

臣非無孝忠也夫人而莫非孝忠也曷以一麟為兆

而矧於朝野之辨耶則勞君於是殆迹似魯而心真

成康者矣又曰審然則胡為不猶黃帝時之在囿而

若是遠踈乎曰堯舜之世乃有巢由今勞子在堯舜

世而不用獨不得以巢由自居乎不以巢由自居則

吾君非堯舜乎

可齋解

允明交何子凡何子操中施外爲學與仕者允明見之其必欲足其道也何子尋常自謂可人亦謂可允明亦謂可直謂謙爾未始爲之深長思知其旨有他也爲之思而知之而言之匪一士蓋無若方子方子推何子之志匪無擇可匪見小利可其必得乎易之時當其可言何子之道莫大乎是何子受其言足矣又問允明則安能墨墨歟蓋有一言而兩之者可是也少之曰可多之亦曰可何子之道無不足何少乎何子則不自滿又何多乎允明爲何子審之士於三代後則必折衷於孔氏無可無不可然則倚於可殆

不可嗜何子豈倚於一者何子正以擇其可爲可耳爲天下之行抗之非可抑之非可爲天下之立高之非可卑之非可爲天下之用同之非可異之非可楊失之抗墨失之抑莊失之高子雲失之卑馮道失之同王安石失之異皆非孔氏徒何子寧爲是蓋曰行必無適莫言必六籍用必如司杙以至大司寇行相事斯則何子之所以能折衷於孔者也

陳氏燕翼堂記

詩人言武王之仕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謂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子孫敬其事者行

之乃安甚矣武王之善繼而詩人之善言也近儒謂  
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安有弗謀其子而先其孫  
子教未施而徒欲安之雖敬不先於安其說若近而  
反迂後世欲法之從古訓可矣為天下國家皆有道  
焉所謂孫也故稱燕翼者先求其孫之道長洲陳君  
文煥少游邑庠將光大其族不幸壯歲不祿有二子  
伯曰凱字德和仲官德相德和承所遺厚業能以誠  
篤敬慎加培之德相生於遺腹積學敏功必將遂揚  
顯之孝爰構華堂三楹以儲先人之休澤而事其母  
陸碩人碩人且六十矣慈孝相洽友恭既翁家室攸

宜日以康豫因署其堂曰燕翼謁余乞言昭之亦甚  
矣陳君之善詒碩人之善守伯善述仲善繼將完其  
志與事而佚母於壽社燕翼之道其允獲而無忝與  
為之記而作詩系之其詩曰有木維橋終風霽條肆  
篤其稊以莫震搖謂我雛鳳並謚于巢栽培有道敬  
事勿彫右伯善述載述載昌載獲厥播載構其堂  
篤誠以勤飭脩無荒敬事先采嗣服不忘右仲也善  
繼善繼維志夙夜辰兢風雲力致兢兢祗祗虔恭寅  
畏存榮沒顯揚芬嗣世右有赫新堂嘉名用章以宅  
三綱以出五常填雉離離琴瑟鏘鏘母也順只式壽

且康<sup>四</sup>凡詩以尊者美以卑者勸勸斯懋懋斯永伯  
仲其知之矣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包山具區拔造化精金玉作山水自竒而靈萃靈而  
神天烟霏霞月地瀾淪湍波秀萃嘉實良榦材幽翔  
逸趨弗可究名狀人居占尺土丈流至澹翠淺綠遙  
耳目手可指接亦皆足夸佳勝其未至若千里爲柳  
溪卽胥口有居者前太湖而東靈巖西香山環前而  
錯布洞庭羣巒也先東跨箭涇而梁穿湖流達于靈  
巖香迷橋也先西而梁穿湖流達于穹隆山橋也是

爲潘氏而一樓卓其居是爲主人之子太學生鋌和  
父藏脩所也和父得郡名士詠歌之而署以湖山佳  
勝潘氏余世交也今又爲婚姻家太學之父崇禮隱  
君古心行君子也善家德門也太學起家器也他人  
以是居請語余且爲地喜談之抑我潘氏潘氏以他  
居請爲人喜談之以潘而是居能已乎哉吾觀凡居  
之勝者得其人甚難猥者浮露而傷華優伶而被冠  
紳濁者昏鈍而傷質乃金碧塗土木偶其居蒙羞山  
不得自高川不得自滌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  
厚增金庭玉柱而崇澄觀涵亭廓東南之藪而潤崇

禮借佳勝以卒歲太學適往用于時異日返初盡崇  
禮孝事引養於藏脩之所而樓之佳勝大成也已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吳中自昔多儒家不特一時師友游會之盛徃徃父  
子昆季交承紹襲引之不替斯風至美搃城金氏其  
一也其始祖爲宋迪功郎章至元間其孫伯祥父尤  
名嘗作安素堂於所居貞豐里錢逵伯行氏爲之記  
稱伯祥端重有守知所止而無外慕之心暨入 國  
朝其後人守耕讀之業不衰而轉盛伯祥六世孫允  
彰益清脩克振先緒以安素者文獻存而棟宇湮矣

乃就元趾復構之請余紀其成凡安素之旨與其道  
錢君之論理暢而言美矣余此以事言之夫以物授  
受者期欲必守之無徙良難伯祥學有得知夫金帛  
宮室長物不足爲身之重子孫之傳也獨取吾志所  
處山澤之區宮一畝田一頃以安其中而不動乎外  
雖非婁空可謂素行乎貧賤者其世當狄主僭華士  
爲魚腥蟻羶者皆毳辯拜膜于戎庭伯祥考槃礪邁  
涅而不滓可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矣旣而子孫守  
之胡窮夏起干戈四溟金之族遵晦故棲無流播之  
虞可謂行乎患難之素 天王新海寓霑膏澤百六



十年而允彰繼述益熾雖不軒冕又非所謂素富貴  
而行乎富貴者耶甚矣儒効蓋至乎是其要不過不  
願乎外故無入而不自得安素之大無踰於此矣吾  
又不知當伯祥時郡鄉之顯者青紫奕奕富者倉箱  
蠹蠹其所安所遺有如伯祥者否有之當並存今安  
在乎不安素者効若是伯祥之賢加人既遠而子孫  
之美允彰之孝又焉可誣哉韓氏之子不能安退之  
文學之素故詒金銀車之誚盧氏之孫不能安懷慎  
廉正之素故掇澧州之放姦臣之史茲堂之名與允  
彰之聲並延而未央也豈不重與允彰名煥號友衛

凡金氏之業安素者耕讀二道既其熟習而有得者  
使徒美而無獎掖功將非允彰意復援詩禮經訓銘  
諸堂之兩序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  
及稊右在左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  
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右在右

南岡序并詩

以朱公爲南岡之號說之者蓋咸謂南於象爲明爲  
文居爲君子之強岡爲高爲廉爲堅磨而不磷數者  
咸令德有一加於人而公兼之物以名體名以方德

信美已然余知公者就其行徵而符之公久蒞諫垣  
有犯無隱危言累百牘可知者如為建儲為視朝為  
抑奄尹為斥權倖為止畋遊為登正黜邪為公進退  
刑賞為申冤濫為振災困為論列大禮務舉前旒而  
啓之明拔黈纆而納之聰崇議切辭何明也何高也  
又何廉也而翹翹批逆中立而不倚不變塞以期至  
死如其強如其堅暢其末為詞華詠歌而又盡南岡  
之能事畢矣有而似之誰寔方之公今賦政東南省  
至于大王丞弼極高明諸叙為日麗辰揭小人作詩  
公焉永懷以慰其願

公位之煌煌兮公道之堂堂兮堂堂且南岡且相  
省之屏也台揆之升也道大行也極高明也展大成  
也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劉夢得序李賀集稱賀死時語其母帝召作白玉樓  
記頃之烟氣起賀死事傳于今七百年人信之極章  
著余近得姨母蔣夫人說表弟事知千載有繼賀者  
事復章著蓋氣元英靈天人流通自輕清降疑俄復  
歸返若帝有命茲固古今之理與弟名燾字仰仁故  
樂亭令君遺胎而生夫人方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

入房便失其一燾既免矣襁褓神穎能言誦習九歲  
治四書易皆通十一入爲府學生鄉郡知名十四應  
鄉薦不捷而聲轉蜚溢隸賤遐僻莫不喜稱之丁巳  
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將盡一旦枕上呼夫人曰母寧  
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曰不知又曰兒當以母老  
辭歸可邪夫人訝其不倫且謂囁語置不問數日夫  
人長壻劉岍來叅賀元節入燾齋見周易書中有夾  
置一紙書千百言取觀之乃燾所記前夢事其初曰  
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目曰紫府瓊臺撰文曰  
翠碧重華玉殿金闕其末曰某再拜泣請家有老母

願放歸養姑還云云岍未及讀中文燾適來奪之夫  
人亦來問故不對夫人取紙將視燾窘遽云母母觀  
此泄天中機夫人惡之抵于地燾遂拾置冊中其年  
秋燾病病中語夫人李賀爲帝召爲文不免死柰何  
三月日燾竟死死後屢夢於夫人一夕見夫人即馳  
去夫人逐之人言燾今非復若疇昔行也夫人愈逐  
之及問燾今何在燾曰兒爲召作丹臺記夫人言丹  
臺非世間有其大居邪燾愕然曰兒不得如昔滯行  
即去一夕又見燾父言吾死不如燾吾死即滅即散  
燾死不滅不散渠乃企者欲來即來耳言既隨復見

燾夫人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又言不滅等語與父言無少異又曰母哭無過慟若過慟若不輩食若拈弄兒典籍皆令兒悲遂寤凡燾之章著若此嗚呼燾果從長吉游諸清都紫微謁帝而代言乎何世不幸不能留燾使麟鳳埃壙也夫人將顯燾燾故未及爲古文辭獨時文數十篇自題曰東壁臺夫人取刻之俾允明序夫人又言燾記夢文在冊中後爲某攘去并文亡之故今不得其詳燾與余皆爲持進柱國武功伯天全府君外孫魏舒之與將望於燾余寔甚魏之因序燾文詳列爲後人誦燾雖未仕

德行備美幼受夫人教且畏恭如嚴師夜乃慈戀達母子之恩三歲人示以文鳥燾曰我非畜鳥人也性復簡靜温洽今刻文亦可爲經生法

### 表弟號懷海生序

表弟徐美承抱志曠濶予前旣序其字又告余常欲白其抱爲一別號曠濶有踰海者乎李謫仙曰海懷結滄洲可號懷海弟曰唯又曰吾世偃王後也食東海特進柱國武功伯祖也稱必先東海上輕車錦衣將軍考也自呼東濱遺客則引仲懷義於思祖考者亦可耶予曰亦可也人懷在中者依焉而不離道皆

可也弟志既卓存而充之耳予祇從其題漫浪言之  
天公地媪東王西母塊岳杯湖盥日澡月九塵彙毛  
衆蠕集蠓裸骸而植行者稍黠於其羣因持瓮以長  
毫咄哉何足以數有能瞥視而不盈溟渤小聽而不  
響潮汐鼉龍之腥不滿兩鼻孔魚鹽之味不充寸舌  
端爪承三山吸竭四浸爾將謂天神哉一六尺人耳  
此乃所謂懷者自懷而一之不知身爲海不知海爲  
身此則懷之至者群黠於蠓者因驚而異其名曰仙  
豈知仙非別一種物吾輩懷者往而爲之耳凡仙恣  
可爲吾輩先爲儒者爲之最易弟毋謂我毛肉齷齪  
然焉能仙焉能仙不然也吾已號弟明日來從吾執  
手高步而往

銀浦序

若夫商飈掃夏玄露洗秋碧瑤晃清微之田黃金橫  
蔚藍之界霜輪涵映榆葉紫迴爾其滌源尾箕垂條  
參井發坤成象衡蒼涉津淵淵注玉傾銀渺渺翻瑤  
漱碧蓋絕地天通而氣潤華蓋子以毋顯而色從皓  
金虹飲華流雲和汐韻貫元精而霏沆漉倬皇文以  
示昭回乃有奕奕侯門翩翩公子織婦貽枕海賓贈  
桂迎仙鵲群躋虛龍編躡翠梁而徐度遵青霓而上

征窺星妃步襪之塵浴天媛湔裙之水滌蕩肉骨磋  
鏡容華拔雲體於塵囊嗑仙風乎泥殼江漢以濯金  
玉其相寓遽廬則為潔夫游汰滲而號玄客陋宋郎  
之口過嗤郭生之慾凡余也幸抱君平之靈因成七  
襄之報公子徐氏美爵為名余前擢桂之漫郎曰祝  
允明其中表兄也

毛夢哲字叙

夢哲為今內相三江先生主器始將生時先生夢前  
內相嘉禾呂文懿公過之因取文懿名名之曰希原  
賓友多為制字而未定也比允明來京師夢哲又辱  
即文懿也庸詎獨文懿所謂臯稷周孔之同歸也此  
文懿之可見者也夢哲果欲齊文懿且以成先生之  
心乎求之家庭足矣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長洲楊氏三友昆以其三男子名謁邦大賓遂字乃  
辭受書返以迄祝事禮也初三昆之長安卿生檄次  
昭卿生楫次威卿生校世齊而齒縣昆謀曰夫生子  
者祖咳而名名立而字字成而祝故名以別命字以  
章德辭以祝成古之道也楫也齒長而第仲若伺厥  
昆季借長而圖今之長者無乃曠脩抑唯今長者是

務孺將怠焉夫調義以起禮時也寘齒而並命順也  
舉一而畢二知也盍并作焉於是以前民用剡木  
曰善乎深謀哉昔者先王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剡木  
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楫字伯渙若以禮義爲舟楫典常爲大川  
用迪于五彛庸于百度將集善以凝德聚其渙濟其  
履亨其道利孰大焉先王秉忠信以詔臨于四方四  
方化成易繩以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既降也滋  
罔孚以渝記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  
始疑其在于今非契策也罔政檄字仲符夫忠信以

爲檄言行以爲符執檄而求符主於心而履諧發于  
躬而物格作于事而道盡厥允以罔斁先王戚人之  
不人肆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五品乃孫百姓乃親  
校字叔教其敦詩書則先民服聖哲惟法詒用遵父  
昆用循用克率天之命以無覩于物教辭既登三子  
旅而矢之曰二三子欽思哉凡物各名各名各字字各  
義惟義弗各于道是故人萬其行行萬其義義一乎  
道二三子慎之交脩之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成人  
之能事畢矣二三子欽思哉三昆拜手曰俞哉敢敬  
拜君子之貺顧三子前升階由隅樞衣上堂再拜稽

首祇對於大賓曰唯惕哉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弗堪是懼敢不夙夜承事以無隊師賓之弘誨金成性父視三子猶甥也揖而進之曰美哉洋洋乎令猷也哉布策敷几肅賓請載其辭出以號三子而授之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外大父武功府君既歸開樂天觀生無不自得游放歌嘯融融泄泄而所軫於念慮者獨以未見其孫耳嘗書二字於籍曰美承先人問之府君曰此吾孫名也子他日必見之已而府君薨則美承在胎中矣薨後九月而生果男也於是府君之心已慰於冥漠既

而美承又連得兩弟皆男舅氏前錦衣衛指揮使嗣勛甫名之曰美朝美爵今皆長矣美承且升舅氏又從諸賓之請加之以字承曰志學朝曰自學爵曰天學使允明敷其義旨以教三弟允明曰諾惟人之所以承其先者非一道然要以志為主志立則道行矣惟人之顯而朝廷者亦非一地然必自學中來學優斯可仕矣惟人之爵本外物而孟軻氏之言則有天人

人之辨以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天爵也人能脩天爵則其學正矣凡此三說蓋字之義也因名而出者也我舅氏之所望乎三弟之旨也三弟其必欽識



之而允明之意又有溢乎三說之餘者且拳拳不能  
休將重以為三弟告夫承在乎志孰非志也而有切  
者焉聞昔者府君之童也嘗揭一聯語於書室之柱  
曰男兒志氣雲霄上君子聲名天地間時多比之寇  
萊公華岳之詠已而果然則府君之志何如也弟欲  
承之請事斯語矣人之在朝廷孰非學所自邪而府  
君之立朝其孤忠元烈何如也則弟欲學以為仕請  
事斯語矣人之有官孰非爵哉而府君之爵文臣之  
極者也則弟欲脩天爵以伺人爵之從請事斯語矣  
二者非一也而三弟欲踐之則皆法吾祖而已矣無

必泛思而旁求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於戲  
三弟必勉之勉之而則庶幾乎用以緝我祖之不  
烈就使居隱亦不失為世家之賢胤也已允明生晚  
不幸不得受烈祖之訓命雖然竊有志也於乎深願  
與三弟者加勉之

史在野字叙

物必有合而後久者莫大乎五品五品莫大乎君臣  
矣凡合父子兄弟以天夫婦以禮君臣朋友以義五  
品之不孫也君治之是五者統之乎君臣焉詩云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臣合而不可離久矣而先民之

訓爲臣者蓋云合則從不合則去然而君可去邪去者以位言之分者無去也故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孟軻氏之論臣有市井草莽之稱意亦若此今天下大一統野而耕市而工商其誰不共臣之職隨州太守史君名子爲臣大賓爲字曰在野在野讀書脩行以爲士然未用也於是則亦共爲臣職而已矣耕而賦工而庸商而稅心誠輸力効之以至夫在官者事學而求用之皆然也勉焉而已耳無所加乎竒畫怪行出位而謀也如是則義矣道合矣無所愧乎君臣之分矣而名字者宜吾欲益在野欲在野以三隅

反耳所謂反者謂五品之皆然也一者無所逃四者其逃諸雖然以爲逃也而勉者情也之五道者道也無所逃於心在野其念諸在野之室吾女弟也又在野資甚穎才力警捷又有賢父師吾之所大願望也

羅曉字辭

羅以善聞焯于吳門粵德儉父產此鳳麟惟此鳳麟其名曰曉賓人象德啓東是表皇鈞造歲環運宵旦赫斯耀靈寔繫厥判命駕暘谷濯景若木金雅旣騰六合清淑萬蒙忽昭群伏以起容光必照蒼生仰止析木而炎壽星而寒莫不自東靡異趣延惟天有日

萬物之則大明啓宇咸作于出維人有心函氣以存  
嚮晦宴息隨候而昏昊天曰旦無然泮渙丹臺煌煌  
千彞炳煥泰定光生明而思誠事至而應物來而名  
禮不云乎志氣如神事物將至有開必先易不云乎  
山天大畜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敬哉羅子惟明之劭  
五品爰察家邦有耀載鑿于物昕則有月燭亦代匱  
其輝不竭作物之勲乃肇于晨羅子敬哉毋覩照臨

袁植字叙

袁君漢章之子名植字斯立請予叙焉漢章高士斯  
立又敏邁好脩宜有以深期之語之曰植者立之也

斯立者其驗也子受名於父受字於賓名策其力字  
晞其驗二義交致焉茲請先視子父以策力父善教  
矣教子以謹言植子之言也教子以脩行植子之行  
也教以尚志植其志也教以篤學植其學也教孝以  
植其子教友以植其兄也教慈教忠教別教信以植  
其爲父爲臣爲夫爲朋友也推之而皆爾皆植也子  
也力言必謹言斯立矣行必修行斯立矣志必若孔  
顏學必若游夏子必若曾允若舜慈若文王忠若伊  
周別若曰季信若晏子鮑叔推之而皆爾斯皆立矣  
子戴蒼而履黃與飛走者殊科而忍自什乎哉於乎

太上自立其次植斯立若植而不立斯爲下矣子之  
父賓姑望子以其次子獨無意其上耶予則進子以  
是固嘗曰敏邁好脩此其爲上之道也其來驗可勝  
用哉予願與子父若賓也而同遲之

袁氏四子字叙

袁氏世爲吳中善家居郡郭之南濠南濠萬靡之區  
而自袁氏出者率醇厚周恪雍喈莊雅爲尊者以慈  
稱卑者以孝評交者稱其多益也其曰存省處士漢  
成宗族之所推也有四男子曰楷曰模曰植曰櫛賓  
爲字之楷以斯端模以斯範植以斯厚櫛以斯瞻斯

端娶余表妹趙氏於是存省以四子字叙屬我吾固  
曰袁美世濟觀取諸名字者而慈訓章矣四字之義  
與其名不相遠亦不過深而無不寄規飭之意古人  
之取亦若是耳故文字之義無必煩陳且爲四子推  
所以因義而樹功者行已有耻而遵義則若楷之端  
矣動必以禮則可作人模範矣以仁存心則植榦立  
而本厚矣內誠而表莊則如櫛之可瞻矣聖賢之教  
不舍是以爲先善哉存省之所取也然此父道之一  
耳名字用情如是而况於日用之間乎而今而後親  
長以名呼朋友以字舉入耳怵心乃履諸其躬不爲

孝子良士不止如是不爲孝子良士亦不信也四子  
母泥字義而眩文華此而翁問予之旨予爲言之職  
四子勉之母作父賓羞

懷星堂全集卷三十

外教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長洲祝允明著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爲空王居  
在今闔閭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端文師寔肇其績  
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擇一大  
區專之吾蘇遂以通玄當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晉  
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滬瀆里人  
朱膺虔奉入寺迄今遂爲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  
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皮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

響寺於是爲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  
舊有贍僧之田爲畝千餘今雖未復而刹右蔬圃廣  
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  
渥溫氏倒屣之末郡惟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  
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 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  
永宗和尚重翦茆棘弘建諸果爲大雄殿爲千佛閣  
爲山門爲戒壇爲僧堂丈室精舍庖湑次第咸成像  
設畢備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返舊繼者指南  
又返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蒞止堂蓋元統乙亥  
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就

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爲經籌餘三十年而復竟  
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旣  
久亦復新弊易殘補缺增華潤傳滌源潔滌傳今玉  
澗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  
堊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廣澄活卵濕育殖果  
木茂麗中興之功更爲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  
徒與外刹同勤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  
勝果旣圓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  
郡士刀筆可寄竊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  
遙賢稱誦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

乃爲錄述本末大概姑爲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  
復說偈言南閻浮提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媪  
唐王創繼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  
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劫輪環轉壞復成  
紹千歲往啓萬來大哉諸此勤宿力今力轉大惠清  
師殿閣欄楯耀七寶慈容變相威儀儼旛障香花燈  
燭等啜樂莊嚴種種具流泉疊山曠大園花葉果蔬  
禽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  
邊遍恩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蘇州五顯神廟記

造化之數五爲大紀爰自三才奠居而五行効用象  
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貫幽明  
而共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爲  
五天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  
而配於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嚳黃帝官神所  
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旣祀上  
帝而小宗伯又曰兆五帝於四郊 皇朝旣祀星岳  
於郊墟又爲五顯專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  
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  
逮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語邑人麋至嘗血食于此

於是建宇棲之功祐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爲五通  
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五顯之稱宋迪功郎國史  
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  
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說按  
李觀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  
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  
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爲神祇  
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麗於  
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  
於天或於地或於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

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朱  
勳舊苑地爲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  
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  
已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  
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  
子榮特建華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  
海購地拓廣再置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  
祐丁巳寓公葉武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  
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平江萬壽靈順行祠所述  
也暨入 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頽燹正德初同守



李公恒聽訟於是乃加葺飾更剏傑閣今主僧某來  
詢予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通古今遵乎上而信  
徵諸下而從衆既歸止徒宜護持予敢從民以徼于  
神尚有異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翊 聖圖煦生類  
以昌于無疆哉

前吳郡三茅觀碑

道无在无不在神无爲无不爲无爲道體之本有爲  
上下之契是故崇宇備物貌像熏炬明之所以事幽  
流祥集釐烜赫震盪神之所以答物若夫清玄取穆  
希夷以微昏默窈冥恍惚有物其誰得而測之非夫

假顯尋微潛機暗會則上下左右安在而可通也寧  
陽通明之闕三垣紫微之府曜靈廣寒之宮七寶芳  
蹇之林西龜位乎九光蓬閣集其八子莫不高卑秩  
奠後先襲綴於若岳卿定錄保命三真茅公興乎羸  
劉之代而窮乎宇宙之永出乎咸秦之里而宅乎勾  
己之岳三霄秉法九截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  
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  
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曆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  
於弘治備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  
狀列績乞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巍靈煌跡赫凡其

琅霄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騷客金薤之謠  
鏗聞駭矚沈溢鞞鞞粵紀茲區則貴實錄故爲詳纂  
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朔未得其名必有廢焉  
天曆乃舉其徒口傳以爲建炎之燹且高孝紀年先  
後顛亂按盧氏郡志獨揭淳熙尋光寧諸朝郡鮮兵  
禍則吳回之先虐甲子亦未稔爾在於天曆已巳本  
府都紀冲靜法師俞心淵構而未弘其徒副紀倪玄  
素廓而富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袁靜和  
未克復舊迨及壬午袁之徒龔允清微爲葺補久益  
蕪落僅將爲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未堪興廢之任

乃致袁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浚之  
請于有司來繼主而託焉時爲天順癸未所棲纔存  
寢室五間而已浚之多才乃鳴于官請納賦以廣傍  
地而附益之乃以成化某年肇築傑閣五間其崇三  
十九尺延十三丈前爲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需後  
舉時則秋官主事馬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僉憲張  
公習亦加相焉暨于弘治乙卯浚之復以已資肇帥  
其徒住持譚惟重及蘇惟顯勸募加構正殿三間高  
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傍翼雙樓其度皆如殿  
殿閣皆肖三君望像供奉百具完周而庭列爐井傍

結房寢庖漏從寮

字缺二

詳備時則用圭與允清嗣傳

之孫王以正者亦皆效勞而成功皆浚之也乃至正

德浚之惟重皆已羽化而用圭奉檄紹主又克負荷

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蘊更造石柱山門壯麗

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閣地於是觀事大備時則郡

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思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用圭

也觀之廢興具是伊主嗣者慎保無墮勿負師慢神

斯永有終字缺一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霍霄端雲表

上字缺星辰之字缺句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緜山河之限

神之格人不可度也鵠翔悵語宿頂玩丹人之事神

不可數也昧夫或疑曰人命生滅必有司錄則元壽

之先必將泯焚乎施治屬部苟無居方則汪介之署

殆均虛位乎揭虔妥靈須用世器則清玄紫緯之標

不假旄節乎噫嘻是何言與仙科授轉亦猶人代豈

謂九官未建農軒之績不熙也玄功周普不限方域

况復岳籍總統吳越之區其本也至如藻冠繡旒瑤

鉞琨章琳腴翠釜瓊闈綠室錫酬九事童女三八天

授當由於鬼工人供豈妨乎世匠斯字缺二也幽既有

之明亦宜然於是靈官有血像設具嚴蘭膏寶熏金

樞玉擊霞飄星轉班僚列拱乎璇壇日就雲瞻士女

降升於筍席終歲缺二字之日三春降會之期或藝鼎

踐盟或敷筵歲醮廣集四民之甲衆連十等之臣莫

不幽以顯通高從卑聽俾爾親睦倫屬和平室家固

厥倉箱登其黍稷奉親者長允鼎釜弟子者遄秀芝

蘭蠲痾保齡辟非消難傳曰流潤萬物德加鳥獸各

獲其情禍福驗明風雨時五禾成疾厲息暴害絕斷

災眚而遠戎兵於戲盛哉來爾道俗霑頒拜賜勤恭

脩奉玉珮金璫流鈴火珠青芽燕芝得人可授紫符

金刻玄樞有光我作空歌師吟弟和皈命三君歸與

歸與王君赤真青童金母煙軒霧乘停龍跨鸞嘯仙

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興爾其

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嗟峨勾吳莫離宮劫峙層城阿

朱官導素虎嫫女擎紫華鸞黃玉折矩游盼同山河

齊神躍太霞不動江湖波念子勤奉我衆脩興無頗

墮趾孰曠密非計年劫多將子遂幽眈皓映生青芽

勗我治區衆萬善蒙一和士誠女信丹寸地爲仙家

吳之濱兮越之涯道俗缺二字林兮藹如麻俯吳宮兮亭女

嘉子善事兮予如何神眷我兮能文揚鴻瑒而齊遐

會道觀修建記

域之教也三曰儒釋道道之紀也三曰希夷微道也者殊軌轍而同歸貫有無而爲物故軒堯垂衣重華褰裳其與夫詔爲國於烹鮮指冥機於寐鹿一也若夫視聽之接禮樂之交善福與慶賞均流淫禍共刑威並降則柱下之法亦不倍於東魯者矣是故由其無也則精藏窈冥物蘊恍惚等聖智於芻狗自其有也則璇壇蒞宮綠輿羽蓋嚴法象於瓊科蓋有之以爲體無之以爲用亦轂輻之義歟此吳中會道之觀脩建之績不可默也始端平中綿州道士鄧道樞從文靖魏公來游趙守與篋俾居郡城文昌宮宋社既

亡斯址繼得即郡人上官氏之廢園也道士因別築而棲焉名會道觀時有家則堂鉉翁爲記逾元迄今觀旣頽落記亦亡失住持張復淳者玉峯人也中藏冲淳外貌朴簡然而秉尚堅毅操力精勤啖素靡間於隱餐居財弗別於私篋視真宇之失觀若膏肓之匿豎於是發其怒也徵諸善信又得今中執法顧公故連粉社時猶青袍爲之倡募贊緣由是民俗嚮赴金穀既集土木湊呈夙壞聿修新構載起有若三清殿有若玄帝殿有若山門有若夾廡皆一日鼎成完滿弘壯綵土塑像玄金鑄鑪洎諸法筵供具亦復種

種嚴備魏乎煥乎恍焉太赤青微鬱蕭通明之壇倏  
移於闔閭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  
之某歲念其劬劇冀在享承謀述文詞來託予手嗟  
夫世多斥道請借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  
世之源士不盡彥則簿牒刀杖日闕於訟庭不可謂  
鳴琴畫衣未足以爲政也清虛者玄元之體供養者  
感應之機徒不盡賢則殿閣香火空眩於塵目不可  
謂見素抱樸未足以輔世也不然角冠黃裾五性胎  
積而符劔焚誦日喧於其宮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  
釐矣而彼天下紛紛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

非敗官也昔者鄧君齋科精嚴朝禁眷委逮乎高峯  
之青章旣籲松關之黃頭終突退藏於茲道價高卓  
已而踵其席者越二百年今張師天抱旣超宗授尤  
異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張雷所傳之步雲岡步  
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本中郭本中傳之  
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師則紹林之上足也成  
化壬辰受檄部街號純誠凝靜宏道法師勝緣旣諧  
弘勲乃集視諸彼哉勢同霄壤今有弟子曰繆德安  
楊德銘孫德欽孫曰吳明椿宋明潮於戲師尚有以  
終之日帥其徒精修虔禮遠躅鄧君近武諸祖祝釐

行道歲事日嚴雷霆斗曜調元化於雨暘笙鶴龍鸞  
接群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揚文風於世外亞者守弘  
業於無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曰

山王分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都城中近西南維舊內之後秦淮之右有川帶之曰  
清溪由六朝來有玄元氏之宮今號洞神成化中二  
松顧師即正殿左方隙地謀造重屋以宅上真乃出  
香炬餘囊爲之柢本又扣諸善信者益之於是購財  
就事由某及其而工成凡爲閣三間七梁牖格  
戶壁壘墉周繞肖玄帝像于上屋之中神容淵穆臨

蒞有赫蓬猷四陣龜武二靈嚴列具侍香幢經樂可  
歲而壇榜其題曰崇玄之閣無幾顧師委化余徃來  
都邑每假閣之傍舍而館焉於是其徒唐紹倫李真  
祚請紀于碑以永師績夫謂帝爲淨樂國嗣成神受  
勅鎮統北方者道流之說也謂北極即五行之水玄  
武二物之精不可以人鬼稱者宋儒之議也按先王  
祀五帝祭四方兆五帝於四郊與周公明堂上帝之  
祀皆五天帝也鄭玄以郊爲五帝黑帝即汁光紀明  
堂之帝爲家語所言帝顓頊而神玄冥者玄冥即脩  
熙也王肅諸儒皆非之然特駁其誤以郊爲祀爾如

家語之說則顛項玄冥亦人鬼也惟帝以其聰明正直助化盪魔徃徃流形著跡震耀耳目而道流所傳帝訓不以人之敬怠為福禍者蓋大公而無我斯固帝之心也然而威靈盼嚮不度矧射是以天下之人欽崇祗事罔敢怠遑緊茲一閣之奉不足為帝之益而有敬亡怠自弗能已此亦民之心也豈惟民哉我太宗皇帝繼統御極致孝鬼神建構太嶽雄拔海宇聖人剛嚴睿知勤儉造邦而獨力乎是豈亦漫忽而為之者哉咨爾諸黃冠師無虞人之弗虔惟虞已弗虔無怙閣之易成惟怙已善守則惟爾之職先願

師之心神其祐于自然安祉無極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王制以黃冠之徒徧天下令郡縣簡其練於教而敏於事者為之長以統之有官矣則又建之司署俾位以蒞之其署率多寓於觀宇之廣大者凡大郡之署曰道紀司鎮江之司舊在玄妙觀正殿之西廡神人雜居喧寂交厠居者知病而苟息焉亦久矣弘治初魏君守真為副都紀君有通材洪度而埋日力於片香寸炬數卷枯簡中其胸次眼界如錐括囊駁繫樞發露騰踔豈能自已視其宮傾焉缺焉漫駭焉若體



疾廢弗能一朝寧乃奮興一圖應者響集材既大具  
 始飭三清殿繼創燕堂鉅屋五楹以及從舍凡糜千  
 餘緡觀工訖以其餘貲羨材相隙地於觀門外途右  
 之南鼎建新署凡為堂三間門一間左右廡幾間昉  
 乎缺二之缺落於缺二之缺既成遷舊治而位  
 焉辛未歲秋邦大夫諸公聘允明綜治郡志館寓觀  
 中與魏君處久之嘉其人而樂其地君因述創司首  
 末請記于壁夫建事者必在財與力聚眾之財藉眾  
 之力以興舉者官為群有司私為緇黃之士乃然然  
 而琳宮梵堂之視官舍也每易於成何也或曰政寔

多門彼無它務焉爾斯亦然矣然而政之大於興  
 者則宜無不治矣而或不然焉又何也蓋凡有所建  
 樹以集庸究職也者其必有存乎財與力之外者歟  
 魏君之為人如彼其建事如此纂而章之凡覽者亦  
 有以得師焉君既畢志遂請老退處靜室消搖與游  
 今嗣官者曰其繼是尚益師君以不怠懋哉懋哉庶  
 斯署借其人以勿壞噫予猶謂可助乎吾徒之師也  
 而况於其徒也哉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

嶺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楮幣購地爲供  
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堞溝塹衛護其外延  
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盛再傳覺無像三傳  
某子通暨入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  
場路灌莽淹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  
曰志學來以自任廢起缺完故壯新華初築法堂不  
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朝報可仍以舊名  
勅賜爲額就令學公主之旣而公示寂衆舉其徒大  
用釗公繼席釗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  
設種具件足釗傳法南南傳能香香傳仁柱乃具始

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簿示予求記按當  
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塹延七百尺東距火燒池西  
距紅白二蜘蛛溝袤四百尺前出官衢三面阻水所  
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亡  
宋遺老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殆獨少合寺多佳  
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  
自爲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曹豈非以其言之文可  
以傳遠耶從而爲言固當使紀於今者缺一字然著以  
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  
之所以易建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

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爲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專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爲之祈報爲之祓讎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諭此所無此之有者已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官之建脩歛其財役其力民以勢從之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爲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第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厲力堅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桂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績乎哉

書繡觀音後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鍼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咦應以縷鍼

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為現縷鐵紗手眼心身而  
為說法捲去像幪大士不去

了菴記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  
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  
稱喚亦復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  
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  
旨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  
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  
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

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  
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  
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拱有墻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  
件謂之曰了為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  
舍於總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芻不謂一舍乃謂一  
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  
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了如謂已了明日還  
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  
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有稱當無有  
稱我問苾芻苾芻無答所以我於稱喚云未知識云

何爲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  
大無苾芻如是當  
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  
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轉轉皈  
無乃是了義苾芻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爲約宣此  
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芻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  
如是以爲了如稱木云灰苾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  
無身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簡義上人

不奉慈誨已久恨亦癩破體未能奔侍丈室蚤晚期  
抽身一往也昨夜夢被人誣以殺人窘撓間忽得師  
來導引同入佛場亦有仙道叅列師以有一寃賊作  
祟果一物踞朱案若人若猴師持詹匐二朶擲起花  
騰飛空中怪物應手形影灰滅餘花散落瓣瓣如雪  
余意乃安與師更周旋久始覺思平生無傷人害物  
念豈四大家裏六賊將肆毒害賴師導指脫此寃纏  
乎隨服以還先此馳訊遙西洞察叅面領受

記夢中作伽陀

爾時遇佛子云所有都失各各大驚怖奔走四尋覓  
散亂如狂痴走回各相值開掌各示說在此何曾亡

急急同把去納還兩足尊納已還共看元有還在此  
此必是佛說而非波旬說

顧居士頌

顧居士始操刀作饗夫絕精美一日曰我負衆生我  
負衆生我以一毛塞一生將不給柰何乃峻建法幢  
念先絕殺不戕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修鍊家訣爲  
調坐法乃遠遊尋師博訪參終曰非西無歸矣乃一  
乎是其所爲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無公  
私小大猶本無者勇絕勇絕昨日忽命請素知識集  
謂曰明日我行請爲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

士坐見曰未也時午幸報已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  
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奠天地孝滅軀貞狗死撐拄  
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萬  
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姑  
列頌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  
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睹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彼岸  
達

書須溪經說後

須溪說佛書非果有世外異人語言其窮極變眩即

儒者自爲之後來者不知而思求之雖攻者亦然古  
人大心胸筆刀如莊周楞嚴皆曲士之魁雄雜說淵  
藪耳須溪深於禪諦每張吻及西竺語齒齧津津其  
於真覺吾雖未敢保領在在當時固稱通四諦者晚  
爲此語翻縮回一步即下以爲高用拙作巧謀揜其  
平生將欺儒又欺佛也然佛豈可欺若使舌簧於外  
不心懺於冥冥者吾不信也此等小聰明五曹常有  
之非不能發直不肖爾將誰欺小人不耐事口多老  
子莫恠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此旃休西尊百千萬億身徧於  
華藏將圓小果敬扣大檀惟中吳之傑區有北禪之  
雄刹戴處士初焉啓築高扇玄風陸司勳繼而卜居  
猶存勝號迨作五天之宅式爲四衆之依通閣觀堂  
莊嚴法像蛙池龍部竦動人天堂堂選佛之場妙妙  
台宗之教允茲秘土宜彼靈棲故梵法主挺異於先  
朝而洽南洲標奇於昌代因雨花之偉跡初布雁之  
廣堂雖壞空不免有常期然起廢不愁無喜捨願諸  
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空花由迦葉笑中  
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雲地位分來廣結十方誰云

卷三  
一見曼陀羅曼殊沙乃至摩訶普共於繽紛善男子  
善女人如是功德不容於思議

福濟觀造殿疏

福濟觀吳中真境城市山林神仙殿呂祖道場人天  
眼目欲鼎新而革故望推已以及人載述前聞請垂  
仁鑒自有宋淳熙之際逮 皇明正統之間上下四  
百年興廢一再舉語其異蹟殊勝群山呂純陽跨鶴  
王省幹受方靈蹤赫赫陸道堅設齋葉竹居請額法  
派綿綿仙風扇於寰中玄教暢於方外然而物有成  
壞因壞而后爲成世有古今修今所以繼古昨以謝

仙逸駕遂令回祿煽威雖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  
勝惟金玉無脛而走彼土木何地不生徧叩賢豪仰  
憑道力巧操塲匠操斧與吾群立以須廩有粟囊有  
錢願公一笑而捨莫道柴荒米貴古云明去暗來孔  
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雲集矣不日成之平  
空現蓬萊島出來忽地洞庭湖飛到共拜無心昌  
老再露有驗仙丹念念流通家家安樂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古拙爲漢雲開方便門不知漢雲後來踏著關捩子  
麼若曾喫此一擲方信拙老元不曾說法也今二老



俱已無而此公案尚存覽者悉知悉見有案無二老  
以吾觀之二老何嘗無而案何嘗有哉正德二年月  
日在新河漢雲曾姪孫文遠出示漫云

辛亥八月刊

壬子五月書成

曾孫男世廉並緝

